

三十九

42
35
42

準貴

錢氏據吳越
薰昌信逆附

王氏據閩中

十二月閩主作新宮徙居之

劉氏據廣州

高氏據荆南

徐氏篡吳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九

錢氏據吳越 董昌領建附

唐僖宗乾符五年王郢之亂臨安人董昌以土團討賊有功補石鏡鎮將是歲曹師惟憲掠二浙杭州募諸縣鄉兵各千人以討之昌與錢塘劉子安阮結富陽聞人宇鹽官徐及新城杜稜餘抗凌文舉臨平曹信各為之都將號杭州八都昌為之長其後宇卒錢塘人成及代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以功為石鏡都知兵馬使乾符二年浙西

鄂等六十九人有戰功節度使遣隱賞以職名而各給衣糧鄂等論所不獲遂劫車兵作亂

六年冬十月黃巢之抵潭州也荆南節度使王鐸留其將守江陵自帥眾趣襄陽鐸去劉漢宏大掠江陵帥其眾

北歸為羣盜漢宏交州人也事見黃巢之亂

廣明元年夏五月劉漢宏之黨浸盛侵掠宋交甲子徵東

方諸道兵討之六月劉漢宏南掠申州秋七月辛酉

劉漢宏請降戊辰以為宿州刺史冬十一月宿州刺

史劉漢宏怨朝廷賞蕭寅寅以漢宏為浙東觀察使

元和元年秋九月淮南節度使高駢召石鏡村董昌至廣

陰欲與之俱擊黃巢自將錢鏐說昌曰觀高公無討賊心

不若以奸禦鄉里為亂而去之昌從之駢誅昌還會杭州

刺史路番中將之官行至加興昌自石鏡山兵入據杭州

番中惟而還昌自具柙杭州都押牙知州事昌將吏請於鎮

節度使周寶寶不能制遂為杭州刺史

二秋八月浙東觀察使劉漢宏遣弟漢宥及馬步軍都

虞候辛約將兵二萬營於西陵謀兼并浙西杭州刺史

昌遣都知兵馬使錢鏐拒之壬子鏐乘霧夜濟江襲其營

大敗之所殺殆盡漢宥辛約皆走冬十月劉漢宏又

遣登高將王鎮將兵七萬屯西陵錢鏐復夜濟江襲擊大

破之斬獲萬計得漢宏補諸將官偽救二百餘通鎮軍諸

監三年劉漢宏分兵屯黃領嚴下真女三鎮錢鏐將入都

兵自富春擊之破黃嶺擒嚴下鎮將史弁行女鎮將楊元

宗漢宏以精兵屯諸暨鏐又擊破之漢宏走冬十月

劉漢宏將十餘萬眾出西陵將擊董昌戊午錢鏐濟江逆

戰大破之漢宏易服持鱸刀而遁己未漢宏收餘眾四萬

復德戰鏐又破之斬其弟漢容及將辛約

四年春二月婺州人王鎮執刺史黃碣降於錢鏐劉漢宗遣其將婁資殺鎮而代之浦陽鎮將蔣瓌召鏐兵攻婺州擒資而還碣閩人也

光啓二年冬十月董昌謂錢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鏐曰然不取終爲後患遂將兵自諸暨趨平水鑿山開道五百里出曹娥埭浙東將鮑君福帥衆降之鏐與浙東軍戰屢破之進屯豐山十一月丙戌錢鏐克越州劉漢宗奔台州十二月合品刺史杜維誘劉漢宗執送董昌斬之昌徙鎮越州自稱知浙東軍府事以錢鏐知杭州事

三年春正月辛巳以董昌爲浙東觀察使錢鏐爲杭州刺史三月鎮海節度使周寶募親軍千人號後樓兵

給倍於鎮海軍鎮海軍皆怨而後樓兵不可制寶溺於鰲色不親政事築羅城二十餘里建東第人若其役寶與僚屬宴飲間有言鎮海軍怨望者寶曰亂則殺之度支催勸使薛朗將其言告所善鎮海軍將劉浩戒之使戢士卒浩曰惟殺彼以免死耳是夕寶醉方寢浩帥其黨作亂攻府舍而擊之寶驚起徒跣叩芙蓉門呼後樓兵後樓兵亦反矣寶與家人步走出青陽門遂奔常州依刺史丁從實浩殺諸僚佐癸巳迎薛朗入府推爲留後初周寶聞淮南六合鎮邊使徐約兵精誘之使擊蘇州夏四日

甲辰朔約逐蘇州刺史張雄帥其眾逃入海 五月錢

鏐遣東安都將杜稜浙江都將阮結靜江都將成及將兵

討薛朗 六月杜稜等敗薛朗將李君晁於陽羨

冬十月杜稜等拔常州丁從實奔海陵錢鏐奉周寶歸杭

州屬棗鞬具部將禮郊迎之 十二月乙未周寶卒於杭

州錢鏐以杜稜為常州制置使命阮結等進攻潤州丙

申克之劉浩走擒薛朗以歸

文德元年春正月丙寅錢鏐斬薛朗剖其心以祭周寶以

阮結為潤州制置使 秋九月錢鏐遣其從弟鍊將兵

攻徐約於蘇州

昭宗龍紀元年春三月丙申錢鍊拔蘇州徐約亡入海而

死錢鏐以海昌都將沈粲權知蘇州 夏五月潤州制

置使阮結卒錢鏐成及之錢鏐與楊行 蚤爭蘇潤事見揚行

景福元年夏四月乙酉置武勝軍於杭州以錢鏐為防禦

使

二年閏五月以武勝軍防禦使錢鏐為蘇杭觀容使

秋七月錢鏐發民夫二十萬及十三都軍士築杭州羅城

周七十里 九月丁卯以錢鏐為鎮海節度使

乾寧元年夏五月加鎮海節度使錢鏐同平章事 冬

十二月義勝節度使董昌為政苛虐於常賦之外加斂數

倍以充貢獻及中外饋遺每旬發一綱金萬兩銀五千錠

越綾萬五千匹它物稱是用卒五百人或遇雨雪風水違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九

程則皆死貢奉爲天下最由是朝廷以爲忠寵命相繼官
至司徒同平章事爵隴西郡王昌建生祠於越州制度悉
如禹廟命民間禱賽者無得之禹廟皆之生祠昌來爲越
王朝廷未之許昌不悅曰朝廷欲負我矣我累年貢獻無
筭而惜一越王邪有諂之者曰王爲越王曷若爲越帝於
是民間訛言時世將變說相帥植門誼讓請昌爲帝昌大
喜遣人謝之曰天時未至時至我自爲之其餘佐吳瑤都
虞候李暢之等皆勸成之吏民獻謠識符瑞者不可勝紀
其始賞之以錢數百緡既而獻者口多稍減至五百三百
而已昌曰識云兔子上金林此謂我也我生太歲在卯明
年復在卯二月卯日卯時吾稱帝之秋也

二年春正月董昌將稱帝律將佐議之節度副使黃碭曰
今唐室雖微天人未厭齊桓晉文皆翼戴周室以成霸業
大王興於畎畝受朝廷厚恩位至將相富貴極矣奈何一
旦忽爲滅族之計乎碭寧死爲忠臣不生爲叛逆昌怒以
爲惑衆斬之投其首於廁中罵之曰奴賊負我好聖明時
三公不能待而先求死也并殺其家八十口同坎瘞之又
問會稽令吳玳對曰大王不爲直諸侯以傳子孫乃欲假
天子以取滅亡邪昌亦族誅之又謂山陰令張遜曰汝有
能政吾深知之侯吾爲帝命汝知御史臺遜曰大王起百
鏡鎮建節浙東榮貴近二十年何年效李錡劉闢之所爲
乎浙東僻處海隅巡屬雖有六州大王若稱帝彼必不從

徒守孤城為天下笑耳昌又殺之謂人曰無此三人者則人莫我違矣二月辛卯昌被袞冕登子城門樓即皇帝位悉陳瑞物於庭以示眾先是咸通末吳越間訛言山中有大鳥四目三足聲云羅乎大冊見者有殃民間多畫像以祀之及昌將僭號曰此吾鸞鷲也乃自稱大越羅平國改元順天署城樓曰天冊之樓臺下謂曰聖人以前杭州刺史李邕前婺州刺史蔣瓌兩浙鹽鐵副使杜延前屯田郎中李瑜為相又以吳瑤等皆為翰林學士李暢之等皆為大將軍昌移書錢鏐告以權即羅平國位以鏐為兩浙都指揮使鏐遺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金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邪及今後悔尚可

及也昌不聽鏐乃將兵三萬詣越州城下至也恩門見昌再拜言曰大王位兼將相奈何捨安就危鏐將兵此來以俟大王改過耳若天子命將出師縱大王不自惜鄉里士民何罪隨大王滅族乎昌懼致犒軍錢二百萬執首謀者吳瑤及巫覡數人送於鏐且請待罪天子鏐引兵還以狀聞夏四月朝廷以董昌有貢輸之勤今日所為顯得心疾詔釋其罪縱歸田里錢鏐表董昌僭逆不可赦請以本道兵討之楊行密遣使詣錢鏐言董昌已改過宜釋之亦遣使詣昌使趣朝貢五月詔削董昌官爵委錢諤討之六月庚寅以錢鏐為浙東招討使鏐復發兵擊董昌秋九月董昌求救於楊行密行密遣泗州

防禦使臺蒙攻蘇州以救之且表昌引咎願修職首請復官爵又遣錢鏐書稱昌狂疾自立已畏兵諫執送同惡不當復伐之 冬十月楊行密遣寧國節度使田頔潤州

團練使安仁義攻杭州鎮戍以救董昌昌使湖州將徐淑會淮南將魏約共圍嘉興錢鏐遣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救嘉興破烏墩光福二寨淮南將柯厚破蘇州水柵全武餘姚人也 十二月加鎮海節度使錢鏐兼侍中

三年春正月辛未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度江應董昌錢鏐遣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都知兵馬使許再思守西陵仁義不能度昌遣其將湯白守石城袁邠守餘姚

二月戊辰顧全武許再思敗湯白於石城上用楊行密之請赦董昌復其官爵錢鏐不從 十三日巳酉顧全武等攻餘姚明州刺史蓄晨遣兵助之董昌遣其將徐章救餘姚全武擊擒之 夏四月淮南兵阻鎮海兵戰於皇天

蕩鎮海兵不利楊行密遂圍蘇州 董昌使人覘錢鏐兵有言其疆盛者輒怒斬之言兵疲食盡則賞之戊寅袁邠以餘姚降於鏐顧全武許再思進兵至越州城下五月

昌出戰而敗嬰城自守全武等圍之昌始懼去帝號復稱節度使 癸未蘇州常執鎮使陸郢以州城應楊行密虜

刺史成及錢鏐聞蘇州危急召顧全武使趨西陵備行密全武曰越州賊之根本柰何垂克而棄之請先取越州後

復蘇州鏐從之 甲午夜顧全武急攻越州乙未旦克其

外郭董昌猶據牙城拒之戊戌鏐遣昌故將駱團給云奉
 詔令大王致仕歸臨安昌乃送牌印出居清道坊己亥全
 武遣武勇都監使呂璋以舟載昌如杭州至小江南斬之
 并其家三百餘人宰相李邕將環以下白餘人昌在圍城
 中貧吝益甚口率民間錢帛減戰士糧及城破虜有金帛
 雜貨五百間倉有糧三百萬斛鏐傳昌首於京師啟金
 帛以賞將士開倉以賑貧乏 八月加錢鏐兼中書令

甲寅以門下侍郎王搏充威勝節度使 冬十月錢

鏐令兩浙吏民表請以鏐兼領浙東朝廷不得已復以
 王搏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以鏐為鎮海威勝兩軍節度
 使丙子更名威勝曰鎮東軍 十一月淮南將安仁義

攻婺州

四年春正月錢鏐使行軍司馬杜稜救婺州安仁義移兵
 攻睦州不克而還 夏四月辛亥錢鏐遣顧全武等將

兵三千自海道救嘉興己未至城下擊淮南兵大破之

癸亥兩浙將顧全武等破淮南十八營虜淮南將士魏約
 等三千人淮南將田頔屯驛亭隸兩浙兵果勝逐之甲戌
 頔自湖州奔還兩浙兵追敗之頔眾死者千餘人 六

月己酉錢鏐如越州受鎮東節鉞 秋七月庚戌鏐

還杭州遣顧全武取蘇州乙未拔松江戊戌拔無錫辛丑
 拔常熟華亭 九月湖州刺史李彥徽欲以州附於楊

行密其眾不從彥徽奔廣陵都督揮使沈攸以州歸錢鏐

光化元年春正月錢鏐請徙鎮海軍於杭州從之 三

月淮南將周本救蘇州兩浙將顧全武擊破之淮南將秦

裴以兵三千人拔崑山而戍之 秋九月顧全武攻蘇

州城中及援兵食皆盡甲申淮南所署蘇州刺史臺蒙棄

城走援兵亦遁全武克蘇州追敗周本等於望亭獨秦裴

守崑山不下全武帥萬餘人攻之裴屢出戰使弱者被甲

執矛壯者發弓弩全武每為之却全武檄裴令降全武嘗

為僧裴封函納款全武喜召諸將發由乃佛經一卷全武

大慙曰裴不憂死何暇戲予益兵攻城引水灌之城壞食

盡裴乃降錢鏐設千人饌以待之乃出羸兵不滿百人鏐

怒曰羸弱如此何敢久為旅拒對曰裴義不負楊公今力

傾而降耳非心降也鏐善其言顧全武亦勸鏐宥之鏐從

之時人稱全武長者 冬閏十月錢鏐以其將曹圭為

蘇州制置使遣王球攻婺州 十一月衢州刺史陳茂

請降於楊行密錢鏐使顧全武討之 十二月楊行密

遣成及等歸兩浙以易魏約等錢鏐許之

二年春三月婺州刺史王壇為兩浙所圍求救於官欲觀

察使田頌夏四月顧遣行營都指揮使康儒等救之

五月庚戌康儒等敗兩浙兵於龍丘擒其將王球遂取婺

州

三年春正月宣州將康儒攻睦州錢鏐使其從弟鉢拒之

秋八月宣州將康儒食盡自清溪遁歸

天復元年夏五月己酉加鎮海鎮東節度使錢鏐守侍中
秋八月或告楊行密云錢鏐為盜所殺行密遣步軍都指
揮使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兩浙將顧全武等列八寨以
拒之 李神福與顧全武相拒久之神福獲杭俘使出
入卧内神福謂諸將曰杭兵尚彊我師且當夜還杭俘走
告全武神福命勿追暮遣羸兵先行神福為殿使行營都
將呂師造伏兵青山下全武素輕神福引兵追之神福師
造夾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生擒全武錢鏐聞之驚泣曰
喪我良將神福進攻臨安兩浙將秦昶帥眾三千降之
十二月李神福知錢鏐定不死而臨安城堅久攻不拔欲
歸恐為鏐所邀乃遣人守衛鏐祖考丘壘禁樵采又使顧

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於要路多張旗幟為虞寨
鏐以為淮南兵大至遂請和神福受其犒賂而還

二年夏四月楊行密遣顧全武歸杭州以易秦裝錢鏐大
喜遣還 五月鎮海鎮東節度使彭城王錢鏐進置越

王 初孫儒死其士卒多奔浙西錢鏐愛其驍悍以為中
軍號武勇都行軍司馬杜稜諫曰狼子野心它日必為深
患請以士人代之不從鏐如衣錦軍命武勇右都指揮使
徐縮帥眾治溝洫鎮海節度副使成及聞士卒怨言白鏐
請罷役不從丙戌鏐臨饗諸將縮謀殺鏐於座不果稱疾
先出鏐怪之丁亥命縮將所部先還杭州及外鎮縱兵焚
掠武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以迎候兵與之合進逼牙城

鏐子傳瑛與三城都指揮使馬綽等閉門拒之牙將潘長
擊縮縮退屯龍興寺鏐還及龍泉聞變疾驅至城北使成
及建鏐旗鼓與縮戰鏐微服乘小舟夜抵牙城東北隅踰
城而入直更卒憑鼓而寐鏐親斬之城中始知鏐至武安
都指揮使杜建徽自新城入援徐縮焚木將焚北門建徽
悉焚之建徽稜之子也湖州刺史高彥聞難遣其子滑將
兵入援至靈隱山縮伏兵擊殺之初鏐築杭州羅城謂僚
佐曰十步一樓可以為固矣掌書記餘杭羅隱曰樓不若
皆內向至是人以隱言為驗 九月或勸錢鏐度江東
保越州以避徐許之難杜建徽按劾叱之曰事或不濟同
死於此豈可復東度乎鏐恐徐縮等據越州遣大將顧

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於要路多張旗幟為虞
鏐以為淮南兵大至遂請和神福受其犒賂而還

二年夏四月楊行密遣顧全武歸杭州以易秦裴錢鏐大
喜遣還 五月鎮海鎮東節度使彭城王錢鏐進爵越

王 初孫儒死其士卒多奔浙西錢鏐愛其驍悍以為中
軍號武勇都行軍司馬杜稜諫曰狼子野心它日必為深

患請以士人代之不從鏐如衣錦軍命武勇右都指揮使
徐縮訥眾治溝洫鎮海節度副使成及聞士卒怨言白鏐

請罷役不從丙戌鏐臨饗諸將縮謀殺鏐於座不果稱疾
先出鏐怪之丁亥命縮將所部先還杭州及外鎮縱兵焚

掠武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以迎候兵與之合進逼牙城

鏐子傳瑛與三城都指揮使馬綽等閉門拒之牙將潘長
擊縮縮退屯龍興寺鏐還及龍泉聞變疾驅至城北使成
及建鏐旗鼓與縮戰鏐微服乘小舟夜抵牙城東北隅踰
城而入直更卒憑鼓而寐鏐視斬之城中始知鏐至武安
都指揮使杜建徽自新城入援徐縮聚未將焚北門建徽
悉焚之建徽稜之子也湖州刺史高彥聞難遣其子渭將
兵入援至靈隱山縮伏兵擊殺之初鏐築杭州羅城謂僚
佐曰十步一樓可以為固矣堂書記徐杭羅隱曰樓不若
皆內向至是人以隱言為驗 九月或勸錢鏐度江東
保越州以避徐許之難杜建徽拔劍叱之曰事或不濟同
死於此豈可復東度乎鏐恐徐縮等據越州遣大將顧全

張淇以徐縮之黨自疑帥步兵三千犇衢州刺史陳章納
之温州將丁章遂刺史朱敖敖犇福州章據温州田頔遣
使招之道出衢州陳章聽其往還錢鏐由是恨璋

三年秋七月睦州刺史陳詢叛錢鏐舉兵攻蘭溪鏐遣指
揮使方永珍擊之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與詢連姻鏐疑
之建徽不言會詢親吏來犇得建徽與詢書皆勸戒之辭
鏐乃悅建徽從兄建思譖建徽私蓄兵仗謀作亂鏐使人
索之建徽方食使者直入卧內建徽不顧鏐以是益親重
之 冬十月田頔叛揚行密行密求兵於錢鏐鏐遣方永

珍屯潤州從弟鑑屯宣州又遣指揮使楊習攻睦州田頔

事見揚行密據淮南 十一月田頔敗錢傳瓘歸杭州

天祐元年春三月楊行密遣錢傳璫及其婦并顧全武歸錢塘 夏四月鎮海鎮東節度使越王錢鏐求封吳越

王朝廷不許朱全忠為之言於執政乃更封吳王 冬

十一月錢鏐潛遣衢州羅城使葉讓殺刺史陳璋事泄十

二月璋斬讓而叛降於楊行密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正月兩浙兵圍陳詢於睦州楊行密

遣西南招討使陶雅將兵救之軍中夜驚士卒多踰壘亡

去左右及裨將韓球奔告之雅安卧不應須臾自定亡者

皆還錢鏐遣其弟鎰及指揮使顧全武王球禦之為雅

所敗虜鎰及球以歸 夏四月淮南將陶雅會衢睦兵

攻婺州錢鏐遣其弟鎰將兵救之 秋八月錢鏐遣

求稽救婺州 九月淮南將陶雅陳璋拔婺州執刺史

沈夏以歸楊行密以雅為江南都招討使歙婺衢睦觀察

使以璋為衢婺副招討使璋攻暨陽兩浙將方習敗之習

進攻婺州十二月陳詢不能守睦州奔於廣陵淮南招討

使陶雅入據其城

三年春正月陶雅引兵還歙州錢鏐復取睦州 庚辰錢

鏐如睦州 陳璋問陶雅歸歙自婺州退保衢州兩浙將

方未珍等取婺州進攻衢州 秋八月兩浙圍衢州衢州

刺史陳璋告急於淮南楊渥遣左廂馬步都虞候周本將

兵迎璋本至衢州浙人解圍陳於城下璋帥眾歸於本兩

浙兵取衢州呂師造曰浙人近我而不動輕我也請擊之

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今至矣何為復戰彼必有以待我也遂引兵還本為之殿浙人躡之本中道設伏大破之

冬十二月乙酉錢鏐表薦行軍司馬王景仁詔以景仁領

寧國節度使是歲吳楊渥怒宣州觀察使王茂章以兵襲之茂章奔兩浙更名景仁

後梁武帝開平元年春三月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錢鏐

遣其子傳瑋傳瓘討盧佶於溫州夏四月盧佶聞錢

傳瑋等將至將水軍拒之於三月澳錢傳瓘曰佶之精兵盡

在於此不可與戰乃自安固圻舟間道襲溫州戊午溫州

潰擒佶斬之吳王鏐以都監使吳璋為溫州制置使命傳

瑋等移兵討盧約於處州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吳

王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為東帝柰

何交臂事賊為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為不遇於唐必有

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其聲義之五月己卯以吳

王錢鏐為吳越王盧約以處州降吳越秋八月辛

亥以吳越王鏐兼淮南節度使充本道招討制置使

二年秋八月吳越王錢鏐遣寧國節度使王景仁奉表詣

大梁陳取淮南之策淮南遣周本呂師造擊吳越九月

圍蘇州吳越將張仁保攻常州之東州拔之淮南陳璋帥

柴再用等復取東州

三年夏四月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吳越將臨海孫

琰置輪於竿首垂緇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礮至則張網

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吳越王鏐遣牙內指揮使錢鏐行

軍副使杜建徽等將兵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張綱
 綴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吳越遊弈都虞候司馬福欲
 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凡居水
 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為神
 吳越王鏐嘗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及
 蘇出被圍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鏐以諸孫畜之
 累遷兩府軍糧都監使卒獲其用仁章睦州人也辛亥吳
 越兵內外合擊淮南兵大破之擒其將何朗等三十餘人
 奪戰艦二百艘周末夜遁又追敗之於皇天蕩鍾泰章將
 精兵二百為殿多樹旗幟於蕪蔣中追兵不敢進而還
 冬十月湖州刺史高澄叛附淮南舉兵焚義和臨平鎮

越王鏐命指揮使錢鏐討之

四年春二月高澄求救於吳吳常州刺史李簡等將兵應
 之湖州將盛師友沈行思閉城不內澄帥麾下五千人奔
 吳三月癸巳吳越王鏐巡湖州以錢鏐為刺史 秋八
 月吳越王鏐築捍海石塘廣杭州城大修臺館由是錢塘
 富庶盛於東南

乾化元年湖州刺史錢鏐酗酒殺人恐吳越王鏐罪之冬
 十月辛亥朔殺都監潘長推官鍾安德毒於吳

二年秋七月甲寅加吳越王鏐尚父

均王乾化三年春三月吳行營招討使李壽帥眾二萬出
 千秋嶺攻吳越衣錦軍吳越王鏐以其子湖州刺史傳瓘

爲北回應援都指揮使以收之睦州刺史傅瑋爲招討收復都指揮使將水軍攻吳東洲以分其兵勢

夏四月千秋嶺道險狹錢傳瓘使人伐木以斷吳軍之後而擊之吳軍大敗虜李濤及士卒三千餘人以歸 五

月吳遣宣州副指揮使花虔將兵會廣德鎮遏使潞信屯廣德將復寇衣錦軍吳越錢傳瓘就攻之 六月吳越

錢傳瓘拔廣德虜花虔潞信以歸 九月吳越王鏐遣其子傳瓘傳瑋及大同節度使傅瑛攻吳常州營於潘蔚

徐溫曰浙人輕而怯帥諸將倍道赴之至無錫黑雲都將陳祐言於溫曰彼謂吾遠來罷倦未能戰請以所部乘其

無備擊之乃自心道出敵後溫以大軍當其前夾攻之吳

越六敗斬獲甚衆

貞明二年夏五月吳越王鏐遣浙西安撫判官皮光業自建汀虔擲潭岳荆南道入貢 秋七月上言嘉吳越王鏐

貢獻之勤壬戌加鏐諸道兵馬元帥朝議多言鏐之入貢利於市易不宜過以名器假之翰林學士竇夢徵執麻以

泣坐貶蓬萊尉 三年冬十月己亥加吳越王鏐天下兵馬元帥

四年春三月吳越王鏐初立元帥府置官屬 五年春三月詔吳越王鏐大舉討淮南鏐以節度副大使

傅瓘爲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擊吳吳遣舒州刺史彭彥章及裨將陳汾拒之 四月錢傳瓘與

彭彥章遇傅瓘命每船皆載灰豆及沙乙巳戰於浪山江
吳船乘風而進傅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
戰傅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傅瓘使
布沙於已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
僵仆傅瓘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彥章戰甚力兵盡繼
之以木身被數創陳汾按兵不救彥章知不免遂自殺
傅瓘俘吳裨將七十人斬首千餘級焚戰艦四百艘吳人
誅汾籍沒家貲以其半賜彥章家遺其妻子終身
七月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吳都招討
使徐溫帥諸將拒之右雄武統軍陳璋以水軍下海門出
其後壬申戰於無錫會溫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中軍飛

大雨集頓海節度判官陳彥謙遷中軍旗鼓於左取貌類
溫者操甲冑號令軍事溫得少息賊頃疾稍間出軍之時
又旱草枯吳人乘風縱火吳越兵亂遂大敗殺其將何逢
吳建勳自萬級傳瓘遁去追至山南復敗之陳璋敗吳越
於香灣溫募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萬指揮使崔彥章
獲之紹勇而多謀溫復使之典兵初錦衣之役吳馬軍指
揮曹筠叛符吳越徐溫赦其妻子厚遇之遣間使告之曰
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汝無以妻子爲念及是役筠
復犇吳溫自歎昔日不用筠言者三而不問筠去來之罪
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內愧而卒知誥請帥步卒二千具
吳越旗幟鎧仗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溫曰爾策固善然

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諸將皆以爲吳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道涸此天亡之時也宜盡步騎之勢一舉滅之溫歎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若連兵不解方爲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多殺何爲遂引還吳越王鏐見何途馬悲不自勝故將士心附之寵姬鄭氏父犯法當死左右爲之請鏐曰豈可以一婦人亂我法出其女而斬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常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置紛盤於卧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從或寢方醒外有白事者令侍女灰紙即寤時彈劍丸於牆牆之外以警直更者嘗微行

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啓開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啓乃自能門入明日召北門吏厚賜之 秋八月吳徐溫遣使以

吳王書解歸無錫之俘於吳越吳越王鏐亦遣使請和於吳自是吳國休兵息民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吳王及徐溫屢遣使越王鏐勸鏐自王其國鏐不從

龍德元年春三月吳人歸 吳王鏐從弟龍武統軍鏐於錢塘鏐亦歸吳將李濤於 吳徐溫以濤爲右雄武統軍鏐以鏐爲鎮海節度副使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二月梁主遣兵部侍郎崔協等冊命吳越王鏐爲吳越國王 卯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謂所居曰宮殿庶署曰朝廷教令下統內曰制

敕將吏皆稱臣惟不改元表疏首稱吳越國而不言軍以
清海節度使兼侍中傅瓘為鎮海鎮東留後總軍府事置
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員外郎客省驛使 冬十二月

吳越王鏐以行軍司馬杜建徽為左丞相

二年冬十月吳越王鏐復修本朝職貢壬午帝因梁官爵
而命之鏐厚貢獻并賂權要求金印王冊賜詔不名稱國
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王冊王公皆用竹冊又非四夷
無封國王者帝皆曲從鏐意

三年秋八月丁亥遣吏部侍郎李德休等賜吳越國王王

冊金印紅袍御衣

閏十二月吳越王鏐遣使者沈瑫

致書以受王冊封吳越國王告於 吳人以其國名與邑

同不受書遣瑫還仍戒境上無得通吳越使者及商旅

明宗天成元年春三月吳越王鏐有疾如衣錦軍命鎮海

鎮東節度使留後傅瓘監國吳徐溫遣使來問疾左右勸

鏐勿見鏐曰溫陰狡此名問疾實使之覘我也彊出見之

溫果聚兵欲襲吳越聞鏐疾瘳而止鏐尋還錢塘 是歲

吳越王鏐以中國喪亂朝命不通改元寶正其後復通中

國乃諱而不稱

三年秋八月吳越王鏐欲立中子傅瓘為嗣謂諸子曰各

言汝功吾擇多者而立之傅瓘兄傅壽傅瑋傅璟皆推傳

瓘乃奏請以兩鎮授傅瓘閏月丁未詔以傅瓘為鎮海鎮

東節度使

四年 吳越王鏐居其國好自大朝廷使者曲意奉之則贈遺豐厚不然則禮遇踈薄嘗遣安重誨書辭禮頗倨帝遣俱奉官烏昭遇韓玫使吳越昭遇與玫有隙使還玫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謂鏐為殿下及私以國事告鏐安重誨奏賜昭遇死癸巳制鏐以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凡吳越進奏官使者綱吏令所在繫治之鏐令子傳瓘等上表訟寃皆不省

長興元年冬十月錢鏐因朝廷冊閩王使者裴羽還附表引咎其子傳瓘及將佐屢為鏐上表白訴癸卯敕聽兩浙綱吏自便

二年春三月乙酉復以錢鏐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吳

越國王遣監門上將軍張戣往調旨以鄉口致仕安重誨矯制也

三年春三月吳越武肅王錢鏐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愚懦誰可為帥者眾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印綸授傳瓘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庚戌卒年八十一傳瓘與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日暮趨謁當與諸公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傳瓘居之告將吏曰自今惟謁令公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晝夜警衛未嘗休息鏐未年左右皆附傳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

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傳瓘嘉歎久之
傳瓘既襲位更名元瓘兄弟名傳者皆更為元以遺命去
國儀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命處州刺史曹仲達
權知政事置澤能院掌選舉殿最以浙西營田副使沈崧
領之內牙指揮使富陽劉仁杞及陸仁章以用事仁章性
剛仁杞好毀短人皆為眾所惡一日諸將共詣府門請誅
之元瓘使從子仁俊諭之曰二將事先王又吾方圖其功
汝曹乃欲運私憾而殺之可乎吾為汝主汝當與吾命不
然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眾懼而退乃以仁章為衢州刺
史仁杞為湖州刺史中外有止書生口訐者元瓘皆置不問
向是將吏輯睦 秋七月己丑加鎮海鎮東節度使錢

瓘守中書令

四年秋七月丁亥賜錢元瓘爵吳王元瓘於兄弟其四
兄中吳建武節度使元璩自蘇州入見元瓘以家人禮
之奉觴為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
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璩知忠順而已因相與
對泣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甲午以鎮海鎮東節度使吳元
瓘為吳越王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春二月吳越王元瓘之弟順化節度
使同平章事元珣獲罪於元瓘發為庶人初吳越王鏐少
子元球數有軍功鏐賜之兵仗及吳越王元瓘立元球為

士客馬步軍都指揮使靜江節度使兼中書令特恩騎橫
 增置兵仗至數千國人多附之元瓘忌之使人諷元球請
 輸兵仗出判温州元球不從銅官廟吏告元球遣親信禱
 神求主吳越江山又為蠟丸從水竇出入與兄元珣謀議
 三月戊午元瓘遣使者召元球宴宮中既至左右稱元球
 有刃墜於懷袖即格殺之並殺元珣元瓘欲按諸將吏與
 元珣元球交通者其子仁俊諫曰昔光武破袁紹皆焚其書疏以安公破又則今宜效之元瓘從之

四月吳越王元瓘復建國如同光故事內中赦境內立其
 子弘儻為世子以曹仲達沈崧皮光業為丞相鎮海節度
 判官休鼎掌教令 十一月戊辰詔加吳越王元瓘天

下兵馬副元帥進封吳越國王

四年秋八月己酉以吳越王元瓘為天下兵馬元帥
 冬十月吳越恭穆夫人馬氏卒夫人雄武軍節度使綽之
 女也初武肅王鏐禁中外畜聲妓文穆王元瓘年三十餘
 無子夫人為之請於鏐鏐喜曰吾家祭祀汝實主之乃聽
 元瓘納妾鹿氏生弘儻弘儀弘偓弘仰弘信夫人撫視慈愛如一
 常置銀鹿於帳前坐諸兒於上而弄之

五年夏四月甲子吳越孝獻世子弘儻卒 冬十月丁

酉加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都元帥尚書令

六年秋七月吳越府署火宮室府庫幾盡吳越王元瓘驚

懼發狂 八月吳越文穆王元瓘寢疾察內都監使章德安忠厚能斷大事欲屬以後事語之曰弘佐尚少當擇宗人長者立之德安曰弘佐雖少群下伏其英敏願王勿以為念王曰汝善輔之吾無憂矣德安處州人也辛亥元瓘卒初內牙指揮使戴暉為元瓘所親任悉以軍士委之瓘養子弘侑乳母暉妻之親也或告暉謀立弘侑德安秘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壬子暉入府執而殺之發弘侑為庶人復姓孫暉之明州是日將吏以元瓘遺承制以鎮海鎮東節度副大使弘佐為節度使時年十四九月庚申弘佐即王位命丞相曹仲達攝政軍中言賜與不均舉使不受諸將不能制仲達親諭之皆釋使而拜

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摘姦伏人不能欺民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齊王開運二年冬十一月乙卯吳越王弘佐誅內都監使杜昭達已未誅內牙上統軍使明州刺史闞璠昭達建徽之孫也與璠皆好貨錢璠富人程昭悅以貨結二人得侍弘佐左右昭悅為人狡佞王悅之寵待踰於舊將璠不能平昭悅知之詣璠頓首謝罪璠責讓之乃曰吾始者決欲殺汝今既悔過吾亦釋然昭悅懼謀去璠璠專而復國人惡之者眾王亦惡之昭悅欲出璠於外恐璠覺之私謂右統軍使胡進思曰今欲除公及璠各為本州使璠不疑

可乎進思許之乃以璠爲明州刺史進思爲湖州刺史璠怒曰出我於外是棄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不行何爲璠乃受命旣而復以它故留進思內外馬步都統軍使錢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悅因譖璠昭達謀奉仁俊作亂下獄鍛鍊成之璠昭達旣誅奪仁俊官幽於東府於是昭悅治嚴杜之黨凡權位與已侔意所忌者誅放百餘人國人畏之側目胡進思重厚寡言昭悅以爲釐故獨存之昭悅收仁俊故吏愼溫其使證仁俊之罪拷掠備至溫其堅守不屈弘佐嘉之擢爲國官溫其衢州人也

二月加弘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吳越內都監程昭悅多聚賓客畜

兵器二月吳越王弘佐斬之釋錢仁俊之囚

夏六月

忠獻王弘佐卒遺令以弘侔爲鎮東節度使丙寅弘侔襲位

秋七月吳越王弘侔以其弟弘俶同參相府事

八月制以錢弘侔爲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王十一月吳越王弘侔大閱水軍賞賜倍於舊胡進思固諫弘侔怒投筆水中曰吾之財與士卒共之奚多少之限邪

吳越王弘侔性剛嚴憤忠獻王弘佐時容養諸將政非已出及襲位誅杭越侮法吏三人內牙統軍使胡進思侍迎立功干預政事弘侔惡之欲授以一州進思不可進思有所謀議弘侔數面折之進思還家設忠獻王位被髮擗哭民有殺牛者吏按之引入所市肉近千斤弘侔問進思

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弘侗曰然則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弘侗曰公何能知其詳進思踉蹌對曰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於此進思以弘侗為知其素業故辱之益恨怒進思建議遣李孺贇歸福州及孺贇叛弘侗責之進思愈不自安弘侗與內牙指揮使何承訓謀逐進思又謀於內都監使水丘昭券昭券以為進思黨盛難制不如容之弘侗猶豫未決承訓恐事洩反以謀告進思十二月庚戌晦弘侗夜宴將吏進思疑其圖已與其黨謀作亂帥親兵百人戎服執兵入見於天策堂曰老奴無罪王何故圖之弘侗叱之不退左右持兵者皆憤怒弘侗猝愕不暇發言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

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於同參相府事弘俶進思因帥諸將迎弘俶於私第且召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於簾外不拜曰俟見新君進思堅心塞簾德昭乃拜進思稱弘俶之命承制授弘俶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侍中弘俶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許之弘俶始視事進思殺水丘昭券及進侍鹿光鉉光鉉弘侗之舅也進思之妻曰它人猶可殺昭券君子也柰何害之
乾祐元年春王月壬戌吳越王弘俶遷故王弘侗於錦衣軍私第遣斥武都頭薛溫將親兵衛之潛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意當以死拒之
二月吳越內牙指揮使何承訓復請誅胡進思及其黨吳越王弘俶惡其反覆

且懼召禍乙未執承訓斬之進思屢請殺廢王弘侑以絕後患弘侑不許進思詐以壬命密令薛溫害之溫曰僕受命之日不聞此言不敢妄發進思乃夜遣其黨方安等二人踰垣而入弘侑闔戶拒之大呼求救溫聞之率眾而入斃安等於庭中入告弘侑弘侑大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弘侑畏忌進思曲意下之進思亦內憂懼未幾疽發背卒弘侑由是獲全 八月乙未以錢弘俶為吳越國王 隱帝乾祐二年夏五月吳越內牙都指揮使斜滔胡進思之黨也或告其謀叛薛溫丞相弘億吳越王弘俶不欲窮治貶滔於處州 秋七月吳越王弘俶以丞相弘億判明州 冬十月壬午加吳越王弘俶尚書令吳越王弘

俶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謂糾民遺丁以增賦仍自掌其事弘俶挾之國門國人皆悅 三年冬十月丁未以吳越王弘俶為諸道兵馬元帥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夏四月吳越王弘俶徙廢王弘侑居東府為築宮室治園圃娛悅之歲時饋饋甚厚 顯德元年秋七月丁丑加吳越王錢弘俶天下兵馬都元帥

世宗顯德二年十二月吳越王弘俶遣元帥府判官陳彥禧入貢帝以詔諭弘俶使出兵擊唐

三年春二月吳越王弘俶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蘇州營田指揮使陳滿言於丞相吳程曰周師南征唐舉國驚擾

常州無備易取也會唐主有詔撫安江陰吏民備告程云周詔書已至程爲之言於弘俶請亟發兵從其策丞相元德昭曰唐大國未可輕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師不至誰與並力能無危乎請姑俟之程固爭以爲時不可失弘俶卒從程議癸未遣程督衢州刺史鮑修讓中直都指揮使羅晟趣常州程謂將士曰元丞相不欲出師將士怒流言欲擊德昭弘俶匿德昭於府中令捕言者歎曰方出師而士卒欲擊丞相不祥甚矣癸巳吳越王弘俶遣上直都指揮使路彥銖攻宣州羅晟帥戰艦屯江陰唐靜海州刺史姚彥洪帥兵民萬人犇吳越

王氏據閩中

唐僖宗中和元年秋八月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衆五百盜據本州月餘復陷光州自稱將軍有衆數千人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表爲光州刺史固始縣仁王緒弟審邽審知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爲軍正使典資糧餉士卒信用之

四年初黃巢轉掠福建建州人陳巖聚衆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福建觀察使鄭銓奏爲團練副使泉州刺史左廂都虞候李連有罪亡入溪洞合衆攻福州巖擊敗之銓畏巖之逼表巖自代壬寅以巖爲福建觀察使巖爲治有威惠閩人安之

光啓元年春正月秦宗權責租賦於光州刺史王緒緒不

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二州兵五千人驅
吏民渡江以劉行全為前鋒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
二州然皆不能守也 秋八月王緒至漳州以道險糧
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唯王朝兄弟扶其母
璽氏崎嶇從軍緒召潮等責之曰軍皆有犯未有無法之
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無
母之人將軍柰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
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
為之請乃捨之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於是緒
見將卒有勇略踰已及氣質魁岸皆殺之劉行全亦死衆
皆自危曰行全親也且軍鋒之冠猶不免况吾屬乎行至

南安王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遠墳墓捐妻子羈旅外鄉
為羣盜豈所欲哉乃為緒所迫脅故也今緒猜刻不仁妄
殺無辜軍中子子者受誅且盡子須眉若神騎射絕倫又
為前鋒吾竊為子危之前鋒將執潮手泣問計安出潮為
之謀伏壯士數十人於篁竹中伺緒至挺劍大呼躍出就
馬士擒之反縛以徇軍中皆呼萬歲潮推前鋒將為主前
鋒將曰吾屬今日不為魚肉皆王君力也天以王君為主
誰敢先之相推讓數四卒奉潮為將軍緒歎曰此子在吾
網中不能殺豈非天哉潮引兵將還光州約其屬所過秋
毫無犯行及沙縣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彥若貪暴
帥耆老奉牛酒遮道請潮留為州將潮乃引兵圍泉州

二年秋八月王潮拔泉州殺廖彥若潮聞福建觀察使陳巖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巖表潮為泉州刺史潮沈勇有智略既得泉州招懷離叛均賦繕兵吏民悅服幽王緒於別館緒慙自殺

昭宗大順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疾病遣使以書召泉州刺史王潮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巖卒巖妻弟都將范暉諷將士推已為留後發兵拒潮

景福元年范暉驕侈失衆心王潮以從弟彥復為都統弟審知為都監將兵攻福州民自請輸米餉軍平湖洞及濱海蠻夷皆以兵船助之

二年王彥復王審知攻福州又不下范暉求救於威武勝

度董昌昌與陳巖昏姻發濕台發州兵五千救之彥復審

知以城堅援兵且至士卒死傷多自王潮欲罷兵更圖後

舉朝不許請潮自臨行營潮報曰兵盡添兵將盡添將兵

將俱盡吾當自來彥復審知懼親犯矢石急攻之五月城

中食盡暉知不能守夜以印授監軍棄城走援兵亦還直

子彥復等入城辛丑暉亡抵公海都為將士所殺潮入福

州自稱留後素服葬陳巖以女妻其子延晦厚撫其家汀

建二州降嶺海間群盜二十餘輩皆降潰 冬十月戊

戌以泉州刺史王潮為福建觀察使

乾寧三年秋九月庚辰升福州為威武軍以觀察使王潮

為節度使

四年冬十一月威武節度使王潮弟審知爲觀察副使有
過潮猶加捶撻審知無怨色潮寢疾捨其子延興延虹延
豐延休命審知知軍府事十二月丁未潮薨審知以讓其
兄泉州刺史審知審知以審知有功辭不受審知自稱福
建留後表於朝廷

光化元年春三月己丑以王審知充威武留後 冬十
月癸卯以威武留後王審知爲節度使

三年春二月壬申加威武節度使王審知同平章事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己卯以王審知兼侍中

三年夏四月庚子以王審知爲閩王

均王貞明六年 初閩王審知承制加其從子泉州刺史

延彬領平盧節度使延彬治泉州十七年吏民安之會得
白鹿及紫芝僧浩源以爲王者之符延彬由是驕縱密遣
使浮海入貢求爲泉州節度使事覺審知誅浩源及其黨
黜延彬歸私第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夏五月閩王審知寢疾命其子節度
副使延翰權知軍府 冬十二月辛未閩忠懿王審

知卒子延翰自稱威武留後汀州民陳本聚衆三萬圍汀
州延翰遣右軍都監柳邕等將兵二萬討之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閩王破陳本斬之 三月辛酉

以威武節度副使王延翰爲武威節度使 夏五月甲

戌加王延翰同平章事 冬十月昭武節度使同平章

事王延翰驕淫殘暴已丑自稱大閩國王立宮殿置百官
 威儀文物皆倣天子之制群下稱之曰殿下赦境內追尊
 其父審知曰昭武王 閩王延翰蔑棄兄弟襲位纔踰月
 出其弟延鈞為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後庭采擇
 不已延鈞上書極諫延翰怒由是有隙父審知養子延稟
 為建州刺史延翰與善使之采擇延稟復書不遜亦有隙
 十二月延稟延鈞合兵襲福州延稟順流先至福州指揮
 使陳陶帥眾拒之兵敗陶自殺是夜延稟帥壯士百餘人
 趣西門梯城而入執守門者發庫取兵仗及寢門延翰礮
 匿別室辛卯旦延稟執之暴其罪惡且稱延翰與妻崔氏
 共弑先王告諭吏民斬於紫宸門外是日延鈞至城南延

稟開門納之推延鈞為威武留後

二年春正月戊辰王延稟遣建州王延鈞送之將別謂
 鈞曰善守先人基業勿煩老兄再下延鈞遜謝甚恭而色
 變 夏五月癸丑以威武留後王延鈞為本道節度使
 守中書令琅邪王

三年秋七月戊辰以威武節度使王延鈞為閩王 冬
 十二月閩王延鈞度民二萬為僧由是閩中多僧

四年冬十二月奉國節度使知建州王延稟稱疾退居里
 第請以建州授其子繼雄庚子詔以繼雄為建州刺史

長興二年夏四月閩奉國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延稟聞閩
 王延鈞有疾以次子繼昇知建州留後帥建州刺史繼雄

將水軍襲福州癸卯延稟攻西門繼雄攻東門延鈞遣樓
船指揮使王仁達將水軍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偽立白幟
請降繼雄喜屏左右登仁達舟慰撫之仁達斬繼雄梟首
於西門延稟方縱火攻城見之慟哭仁達因縱兵擊之衆
潰左右以斛舁延稟而走甲辰追擒之延鈞見之曰果煩
老兄再下延稟慙不能對延鈞囚於別室遣使者如建州
招撫其黨其黨殺使者奉繼舁及弟繼倫韓吳越仁達延
鈞從子也 五月閩王延鈞斬王延稟於市復其姓名
曰周彥琛遣其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州撫慰吏民
六月閩王延鈞好神仙之術道士陳守元巫者徐彥林與
盛韜共誘之作寶皇宮極土木之盛以守元爲宮主

冬十二月閩陳守元等稱寶皇之命詣閩王延鈞曰苟能
避位受道當爲天子六十年延鈞信之丙子命其子節度
副使繼鵬權軍府事延鈞避位受錄道名必錫

三年春三月甲辰閩王延鈞復位

夏六月閩王延鈞

謂陳守元曰爲我問寶皇既爲六十年天子後當何如明
日守元入白昨夕奏章得寶皇旨當爲大羅仙主徐彥等
亦曰北廟崇順王嘗見寶皇其言與守元同延鈞益自負
始謀稱帝表朝廷云錢鏐卒請以臣爲吳越王馬殷卒請
以臣爲尚書令朝廷不報自是職貢遂絕

四年春正月閩人有言眞封宅龍見者閩王延鈞更命其
宅曰龍躍宮遂詣寶皇宮受冊備儀衛府卽皇帝位國號

大開大赦改元龍啓更名璘追尊父祖立五廟以其僚屬
李敏爲左僕射門下侍郎其子節度副使繼鵬爲右僕射
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以親吏其勳爲樞密使唐冊禮使
裴傑程侃適至海門閩主以傑爲知京使侃固求比還不
許閩主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內差安

夏四月閩主璘立子繼鵬爲福王充實皇宮使

五月

閩地震閩主璘避位脩道命福王繼鵬權總萬機初閩王
審知性節儉府舍皆庫陋至是大作宮殿極土木之盛

秋七月戊子閩主璘復位福王繼鵬建中軍使薛文傑性巧佞
璘喜奢侈文傑以聚斂求媚璘以爲國討使親任之文
傑陰求富民之罪輒沒其財破棹種者曾背分受仍以銅

器火熨之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求其非將
之光怨怒帥其衆且萬人叛奔吳

九月閩內樞密使

薛文傑說閩主拘挫諸宗室及子繼圖不勝忿謀反坐誅
連坐者千餘人

閩俗好鬼神巫盛齋等皆有寵薛文傑

言於閩主曰陛下左右多姦臣非質諸鬼神不能知也盛

齋善視鬼宜使察之閩主從之文傑惡樞密吳勗勗有疾

文傑省之口主上以公又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

頭痛耳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慎勿以它疾對也勗許

諾明日文傑使齋言於閩主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吳勗

謀及以銅釘釘其腦金椎擊之閩主以告文傑文傑曰未

可信也宜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及獄

吏雜治之勗自誣服拜其妻子誅之由是國人益怒吳光
請兵於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光攻建
州閩主遣使求救於吳越 十一月閩主尊魯夫人黃
氏爲皇太后 十二月閩主改福州爲長樂府親從都
指揮使王仁遠有擒王延喜之功性慷慨言事無所避閩
主惡之嘗私謂左右曰仁遠智有餘吾猶能御之非少主
臣也至是竟誣叛族誅之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吳將延徽敗閩兵於浦城遂圍建
州閩主璘遣上軍使張彥柔驃騎大將軍王延宗將兵萬
人救建州延宗軍及中塗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死
討賊延宗馳使以閩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請

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
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
利害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爲謀文傑出繼鵬伺之於啓
聖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市人爭持瓦礫擊之
文傑善術數自云過三日則無患部送者聞之倍道兼行
二日而至士卒見之踴躍鬻食之閩主亟遣赦之不及初
文傑以古制檻車踈闊更爲之形如木匣覆以鐵銕內向
動輒觸之車戍文傑首白入馬竝誅盛怒蔣延徽攻建州
垂克徐知誥以延徽吳太祖之婿與臨川王濛素善恐其
克建州奉濛以圖興復遣使召之延徽亦聞閩兵及吳越
兵將至引兵歸閩人追擊敗之士卒死亡甚衆歸罪於都

盧候張重進斬之知誥貶延徽爲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於閩

二年春正月閩主立淑妃陳氏爲皇后初閩主兩娶劉氏皆士族美而無寵陳后本閩太祖侍婢金鳳也陋而淫閩主廢之以其族人守恩匡勝爲殿使 夏六月閩福王

繼鵬私於宮人李春鸞繼鵬請之於陳后后白閩主而賜之 初閩主有幸臣曰歸守明出入卧内閩主晚年得風疾陳后與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皆惡之莫敢言可殷嘗詣皇城使李淑 閩主后族陳匡勝無禮於福王繼鵬傲及繼鵬皆恨之閩主疾甚繼鵬有喜色傲以閩主爲必不起冬十月己卯使壯士數人持白挺擊李可

殷殺之中外震驚庚辰閩主疾少間陳后訖之閩主方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傲懼而出俄頃引部兵鼓譟入宮閩主聞變匿於九龍帳下亂兵刺之而出閩主宛轉未絕宮人不忍見竟爲絕之傲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陳匡勝歸守明及繼鵬弟繼韜素與繼鵬相惡故也辛巳繼鵬稱皇太后令監國是日即皇帝位更名昶諡其父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既而自稱權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表於唐大放境內立李春鸞爲賢妃初閩惠宗娶漢主女清遠公主使宦者閩清林延過置邸於蒼禺專掌國信漢主賜以大第稟賜其厚數問以閩事延過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閩去越語越處人宮禁可如是乎漢主聞而賢之以爲內

常侍使鉤校諸司事延遇聞惠宗遇弒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哭 閩皇城使判六軍諸衛李倣專制朝政陰養死士閩主昶與拱晨指揮使林延皓等圖之延皓等詐親附倣倣待延不疑十一月壬子倣入朝廷皓等伏衛士數百於內殿執斬之梟首朝門倣部兵千餘持白挺攻應天門不克焚啓聖門奪倣首犇吳越詔暴倣弒君及殺繼韜等罪告諭中外以建王繼嚴權判六軍諸衛以六軍判官宋泰葉翹爲內宣徽使參政事翹博學質直聞惠宗擢爲福王友昶以師傅禮待之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昶既嗣位驕縱不與翹議國事一旦昶方視事翹衣道士服過庭中趨出昶召還拜之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孤之過

也翹頓首曰老臣誦導無狀致陛下卽位以來無一善可

稱願乞骸骨昶曰先帝以孤屬公政令不善公當極言柰

何棄孤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昶元妃梁國夫人李氏

同平章事敏之女昶嬖李春鸞待夫人甚薄翹諫曰夫人

先帝之甥聘之以禮柰何以新愛而棄之昶不從由是踈

之未幾復上書言事昶批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遂

放歸求泰以壽終 十二月閩主賜洞真先生陳守元

號天師信重之乃至更易將相刑罰選舉皆與之議守元

受賂請託言無不從其門如市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春三月閩主昶改元通文立賢妃李

氏爲皇后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二年夏四月閩主作紫微宮飾以水黑土木之盛倍於寶
皇宮又遣使散詣諸州伺人隱匿夏六月方士言於
閩主云有白龍夜見螺峯閩主作白龍寺時百役繁興用
度不足閩主謂吏部侍郎判三司候官蔡守蒙曰聞有司
除官皆受賂守蒙對曰浮言無足信也閩主曰朕知之久
矣今以委卿擇賢而授不肖及罔昌者勿拒第令納賂籍
而獻之守蒙素廉以為不可閩主怒守蒙懼而從之自是
除官但以貨多寡為差閩主又以空名堂牒使醫工陳究
賣官於外專務聚斂無有盈厭又詔民有隱年者杖背隱
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雞豚皆重征之冬十月閩主
命其弟威武節度使繼恭上表告嗣位於晉且請置邸於

都下

三年冬十一月丙午以閩主昶為閩國王以左散騎常侍
盧損為冊禮使賜昶赭袍戊申以威武節度使王繼恭為
臨海郡王閩主聞之遣進奏官林恩白執政以既襲帝號
辭冊命及使者聞諫議大夫黃諷以閩主淫暴與妻子辭
諫入諫閩主欲赦之諷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諫
被杖臣不受也閩王怒黜為民

四年春二月盧損至福州閩主稱疾不見命弟繼恭主之
遣其禮部員外郎鄭元弼奉繼恭表隨損入貢閩主不禮
於損有士人林省鄒私謂損曰吾主不事其君不愛其親
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鄰不禮其賓其能又乎余將

僧服而北逃會當相見上國耳 閩主思其叔父前建州
刺史延武戶部尚書延望才名巫者林興與延武有怨託
鬼神語云延武延望將為變閩主不復詰使興帥壯士就
第殺之竝其五子閩主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以
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
祀求神冊政無大小皆林興傳寶皇命決之 閩判六軍
諸衛建王繼嚴得士心閩主忌之六月罷其兵柄更名繼
裕以弟繼鏞判六軍去諸衛字林興詐覺流泉州望氣者
言宮中有災乙未閩主徙居長春宮 初閩惠宗以太
祖元從為拱宸控鶴都及康宗立更募壯士二千人為腹
心號宸衛都祿賜皆厚於二都或言二都怨望將作亂閩

主欲分隸漳泉二州二都益怒閩主為長夜之飲彊羣臣
酒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屢以猜
怒誅宗室叔父左僕射同平章事延義陽為狂愚以避禍
閩主賜以道士服置武夷山中尋復召還幽於私第閩主
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朱文進光山連重遇二人怨之
會北宮火亦賊不獲閩主命重遇將內外營兵掃除餘燼
曰殺萬人士卒甚苦之又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之內
學士陳郊私告重遇辛巳夜重遇入直帥二都兵焚長春
宮以攻閩主使人迎延義於瓦礫中呼萬歲復召外營兵
共攻閩主獨宸衛都拒戰閩主乃與李后如宸衛都比明
亂兵焚宸衛都宸衛都戰敗餘眾千餘人奉閩主及李后

出北關至栢相嶺衆稍逃散延義使兄子前汀州刺史繼業將兵追之及於村舍閩主妻善射引弓殺數人俄而追兵雲集閩主知不免投弓謂繼業曰卿臣節安在繼業曰君無君德臣安得有臣節新君叔父也舊君昆弟也孰親孰疎閩主不復言繼業與之俱還至陘莊飲以酒醉而縊之竝李后及諸子王繼恭皆死宸衛餘衆奔吳越延義自稱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更名曠改元末隆赦繫囚頒賚中外以宸衛弑閩主赴於鄰國謚閩主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弘孝皇帝廟號康宗遣商人問道奉表稱藩於晉然其在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以太子太傅致仕李真爲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連重遇之攻康宗也陳

守元在宮中易服色將逃兵人殺之重遇執蔡守蒙數以賣官之罪而斬之閩主曦旣立遣使誅林興於泉州冬十月庚戌閩主康宗所遣使者鄭元弼至大梁康宗遣執政書曰閩國一從興運又歷年華見北辰之帝座頗移致東海之風帆多阻又求用敵國禮致書往來帝怒其不遜壬子詔却其貢物及福建諸州綱運並令元弼及進奏官林恩部送速歸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言王昶僭慢宜執留使者籍沒其貨乃下元弼恩獄

十二月閩主作新宮徙居之

五年春正月帝引見閩使鄭元弼等元弼曰王昶僭夷之君不知禮義陛下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臣將命

無狀願伏鈇鎖以贖相罪帝憐之卒未詔釋元弼等
閩王曦旣立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尋舊怨其弟建州刺
史延政數以書諫之曦怒復書罵之遣親吏葉翹監建州
軍教練使杜漢宗監南鎮軍二人爭君延政陰事告於曦
由是兄弟積相猜恨一日翹與延政議事不叶翹訶之曰
公反邪延政怒欲斬翹翹奔南鎮延政發兵就攻之敗其
戍兵翹漢宗奔福州西鄙戍兵皆潰二月曦遣統軍使
潘師遠只行真將兵四萬擊延政帥遠軍於建州城西行
真軍於城南皆阻水置營焚城外廬舍延政求救於吳越
壬戌吳越王元瓘遣寧國節度使高平章事仰仁詮內都
監使薛萬忠將兵四萬救之丞相林鼎諫不聽三月戊辰

師遠分兵三千遣都軍使蔡弘崇將之出戰延政遁其將
林漢徹等敗之於茶山斬首千餘級丁丑王延政募敢
死士千餘人夜涉水潛入潘師遠壘因風縱火城上鼓譟
以應之戰棹都頭建安陳誨殺師遠其衆皆潰戍宙引兵
欲攻吳行真寨建人未涉水行真及將士棄營走死者萬
人延政乘勝取永平順昌二城自是建州之兵始盛
夏四月吳越仰仁詮等兵至建州王延政以福州兵已敗
去奉牛酒犒之請班師仁詮等不從營於城之西北延政
懼復遣使乞師於閩王閩王以泉州刺史王繼業爲行營
都統將兵二萬救之且移書責吳越遣輕兵絕吳越糧道
會久雨吳越軍食盡五月延政遣兵出擊大破之俘斬以

萬計癸未仁銓等夜遁 唐主遣客省使尚全恭如閩和
閩王曦及王延政六月延政遣牙將及女奴持誓書及香
爐至福州與曦盟於宣陵然兄弟相猜恨猶如故

閩主曦因商人奉表自理十一月甲申以曦為威武節度
使兼中書令封閩國王

六年春正月王延政城建州周二十里請於閩王曦欲以
建州為威武軍自為節度使曦以威武君福州也乃以建
州為鎮安軍以延政為節度使封富沙王延政改鎮安曰
鎮武而稱之 夏四月閩王曦以其子亞澄同平章事

判六軍諸衛曦疑其弟汀州刺史延喜與延政通謀遣將
軍許仁欽以兵三千如汀州執延喜以歸 夏六月閩

主曦聞王延政以書招泉州刺史王繼業遷賜死於郊外
殺其子於泉州初繼業為汀州刺史司徒兼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楊沂豐為士曹參軍與之親善或告沂豐與繼業
通謀沂豐以待宴即收下獄明日斬之夷其族沂豐步之
從弟也時年八十餘國人哀之自是宗族勳舊相繼被誅
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黃峻昇觀詣朝堂極諫曦曰老物狂
發矣貶漳州司戶曦淫侈無度資用不給謀於國計使南
安陳匡範匡範請日進萬金曦悅加匡範禮部侍郎匡範
增筭商賈數倍曦宴羣臣舉酒屬匡範曰明珠美玉求之
可得如匡範人中之寶不可得也未幾商賈之筭不能足
日進貸諸省務錢以足之恐事覺憂悸而卒曦祭贈甚厚

諸省務以臣範貸帖聞曦大怒斲棺斷其尸棄水中以連
江人黃紹頰代為國討使紹頰請令欲仕者自非蔭補皆
聽輸錢即授之以資望高下及州縣戶口多寡定其直自
百緡至千緡從之 秋七月閩王曦自稱大閩皇領威武
節度使與王延政治兵相攻互有勝負福建之間暴骨如
莽鎮武節度判官晉江潘承祐屢請息兵修好延政不從
閩主使者至延政大陳甲卒以示之對使者語甚悖慢承
祐長跪切諫延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肉可食乎承祐不
顧聲色愈厲閩主曦惡泉州刺史王繼巖得眾既罷歸醜
殺之 九月閩王曦以其子琅邪王亞澄為威武節度
使兼中書令改號長樂王 冬十月閩主曦即皇帝位

延政自稱兵馬元帥閩同平章事李欽卒

七年春正月閩主曦立皇后李氏同平章事真之女也嘗
酒剛復曦寵而憚之 三月閩主曦立長樂王亞澄為

閩王 夏六月閩富沙王延政圍汀州閩主曦發漳泉

兵五千救之又遣其將林守亮入尤溪大明宮使黃敬忠

屯尤口欲乘虜襲建州國討使黃紹頰將步卒八千為二

軍聲援 秋七月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四十二戰不

克而歸其將包洪實陳望將水軍以禦福州之師丁酉遇

於尤口黃敬忠將戰占者言時刻未利按兵不動洪實等

引兵登岸水陸夾攻之殺敬忠俘斬二千級林守亮黃紹

頰皆遁歸 八月閩主曦遣使以手詔及金器九百錢

萬緡將吏敕告六百四十通求和於富沙王延政延政不受丙寅閩主曦宴羣臣於九龍殿從子繼柔不能飲彊之繼柔私減其酒曦怒並客將斬之 閩主曦以同平章事候官余廷英爲泉州刺史廷英貪穢掠人女子詐稱受詔采擇以備後宮事覺曦遣御史按之廷英懼詣福州自歸曦詰責將以屬吏廷英退獻買宴錢萬緡曦悅明日召見謂曰宴已買矣皇后負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李后乃遣歸泉州自是諸州皆別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廷英爲相 閩鹽鐵使右僕射李仁遇敏之子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於曦十二月以仁遇爲左僕射兼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吏部侍郎李光準爲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並同

平章事曦荒淫無度嘗夜宴光準醉忤旨命執送都市斬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視朝召復其位是夕又宴收翰林學士周維岳下獄吏拂榻待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書勿憂醒而釋之它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或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曦欣然命捧維岳下殿欲剖視其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復能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

齊王天福八年春二月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大赦改元天德以將樂縣爲鏞州延平鎮爲鐔州立皇后張氏以節度判官潘承祐爲吏部尚書節度巡官建陽楊思恭爲兵部尚書未幾以承祐同平章事思恭遷僕

射錄軍國事延政服赭袍視事然牙參及接鄰國使者猶如藩鎮禮殷國小民貧君旅不息揚思恭以善聚歛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謂之楊剥皮 三月閩主曦納金吾使尚保殷之女立為賢妃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

殷將陳望等攻閩福州入其西郭既而敗歸 夏五月殷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潘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一也賦歛煩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為兵羈旅愁怨三也揚思恭奪人衣食使歸怨於上羣臣莫敢言四也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除道裹糧將攻臨汀曾不憂金陵錢塘承虛相襲六也括高貴戶財

多者補官通負者被刑七也延平諸津征菜魚米獲利至微歛怨甚大八也與唐吳越為鄰即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崇飾無度十也殷王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勒歸私第 初閩主曦侍康宗宴會新羅獻寶劔康宗舉以示同平章事王倓曰此何所施倓對曰斬為臣不忠者時曦已蓄異志凜然變色至是宴羣臣復有獻劔者曦命發倓家斬其尸校書郎陳光逸謂其友曰主上失德亡無日矣吾欲死諫其友止之不從上書陳曦大惡五事曦怒命衛士鞭之數百不死以繩繫其頸懸諸庭樹久之乃絕 閩主約嫁其女取班簿閱視之朝士有不賀者十二人皆樹之於朝堂以御史中丞劉贊不舉劾亦將杖之贊

自置其事夫 卷三十九 四十三

義不受辱欲自殺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僚豈宜加之筆楚曦正色曰卿欲效魏徵邪元弼曰臣以陛下為唐太宗故敢效魏徵曦怒稍解乃釋贊贊竟以憂卒

開運元年春正月唐主遣使遺閩主曦及殷王延政書責以兄弟尋戈曦復書引周公誅管蔡唐太宗誅建成元吉延政復書斥唐王奪楊氏國唐主怒遂與殷絕 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閣門使連重遇既弒康宗當懼國人之討相與結昏以自固閩主曦果於誅殺嘗遊西園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惟有人心相對問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之二人

起流涕再拜曰臣事君父安有它志曦不應二人大懼李后妬尚賢妃之寵欲殺曦而立其子亞澄使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於二公奈何會后父李真有疾乙酉曦如真第問疾文進重遇使拱宸馬步使錢達弒曦於馬上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太祖昭武皇帝光啓閩國今子孫淫虐荒墜厥緒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眾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冕帥羣臣北面再拜稱臣文進自稱閩主悉收王氏宗族延喜以下少長五十餘人皆殺之 稗聞主曦諡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廟號景宗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尚書判三司鄭元弼抗辭不屈黜歸田里將轟建州文進殺之文進于今出宮人罷營造

以反曦之政殷主延政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不克
 文進加樞密使鮑思潤同平章事以羽林統軍使黃紹頗
 為泉州刺史左軍使程文緯為漳州刺史汀州刺史同安
 許文植舉郡降之 夏四月朱文進遣使如唐唐主囚
 其使將伐之會天暑疾疫而止 秋八月朱文進自稱
 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遣使奉表稱藩於晉癸丑以文進
 為威武節度使知閩國事 冬十月殷主延政遣其將
 陳敬佺以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盧進以兵二千屯長溪
 泉州散員指揮使姚林留從效謂同列王忠順董思安張
 漢思曰朱文進屠滅王氏遺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
 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日富沙王克福州吾輩死有餘愧眾

以為然十一月從效等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從效
 之家從效給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五百屬討黃紹
 頗吾觀諸君狀貌皆非父處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
 然禍且至矣眾皆踊躍操白挺踰垣而入執紹頗斬之從
 效持州印詣王繼勳第請主軍府從效自稱平賊統軍使
 由紹頗首遣副兵馬使臨淮陳洪進齎詣建州洪進至尤
 溪福州戍兵數千遮道洪進給之曰義師已誅朱福州吾
 倍道逆嗣君於建州爾輩尚守此何為乎以紹頗首示之
 眾遂潰大將數人從洪進詣建州延政以繼勳為侍中泉
 州刺史從效忠順思安洪進皆為都指揮使漳州將程謨
 聞之亡殺刺史程文緯立王繼成權州事繼勳繼成皆延政

從子也朱文進之滅王氏二人以疎遠獲全汀州刺史許文稹奉表請降於殷 十二月癸丑加朱文進同平章事封閩國王 朱文進聞黃紹顛死大懼以重賞募兵二萬遣統軍使林守諒內客省使李廷錡將之攻泉州鉦鼓相聞五百里殷主延政遣大將軍杜進將兵二萬救泉州留從效開門與福州兵戰大破之斬守諒執廷錡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朱文進遣子弟爲質於吳越以求救初唐翰林待詔臧循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常爲賈人習福建山川爲文徽畫取建州之策文徽表請用兵擊王延政國人多以爲不可唐主以文徽爲江西安撫使循行境上覘其可否文徽至信州奏言攻之

必克唐主以洪州營屯都虞候邊錫爲行營招討諸君都虞候將兵從文徽伐殷文徽自建陽進屯蓋竹聞泉漳汀三州皆降於殷殷將張漢真自鏞州將兵八千將至文徽懼退保建陽臧循屯邵武邵武民導殷兵襲破循軍執循送建州斬之 閏月殷吳成義聞有唐兵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懼乙未朱文進遣同平章事李光準等奉國寶於殷丁酉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趣運重遇第重遇方嚴兵自衛三十人者望之稍稍遁去仁翰執槩直前刺重遇殺之斬其首以示衆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

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衆踊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
感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二年春正月閩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
曰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從子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繼昌都督南都內外諸軍事鎮福州以飛捷指揮使
黃仁諷為鎮邊使將兵衛之林仁翰至福州閩主賞之甚
薄仁翰未嘗自言其功發南都侍衛及兩軍甲士萬五千
入詣建州以拒唐 二月唐查文徽表求益兵唐主以

天威都虞候何敬洙為建州行營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
軍祖全恩為應援使姚鳳為都監將兵數千會攻建州自
崇安進屯赤嶺閩主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

兵萬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敢逼思恭以延

政之命督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

此一舉不可不萬全而後動思恭怒曰唐兵深侵陛下寔

不交睫委之將軍今唐兵不出數千將軍擁衆萬餘不乘

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兵懼而自退將軍何面目見陛下

乎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全恩等以大軍當其前使

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僅以身免延政大懼嬰城

自守召董思安王忠順使將泉州兵五千詣建州分守要

害 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為元從指揮使十五年不遷

職閩主贖之世叛奔建州閩主延政以為將及宋文進弒

贖復叛奔福州陳取建州之策文進惡其反覆黜居福清

浦城人陳繼珣亦叛閩主延政奔福州爲曦畫策取建州
曦以爲者作郎及延政得福州二人皆不自安王繼昌暗
弱嗜酒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潛入福州與繼珣說黃
仁諷曰今唐兵東勝建州孤危富沙王不能保建州安能
保福州昔王潮兄弟光山布衣耳取福建如反掌况吾輩
乘此機會自圖富貴何患不如彼乎仁諷然之是夕仁達
等引甲士突入府舍殺繼昌及呂成義仁達欲自立恐衆
心未服以雪峯寺僧卓巖明素爲衆所重乃言此僧目重
瞳子手垂過膝眞天子也相與迎之三月己亥立以爲帝
解去衲衣被以袞冕帥將吏北面拜之然猶稱天福十年
遣使奉表稱藩於晉延政聞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

漢直將水軍五千會漳會外兵討巖明

夏四月閩張漢

直至福州攻其東關黃仁諷聞其家勇滅開門力戰大破
閩兵執漢直入成斬之早巖明無它方略但於殿上噴水
散豆作諸法事而已又遣使迎其父於莆田尊爲太上皇
李仁達旣立巖明白判六軍諸衛事使黃仁諷屯西門陳
繼珣屯北門仁諷從容謂繼珣曰人之所以爲人以有忠
信仁義也吾頃嘗有功於富沙中間叛之非忠也人以從
子託我而與人殺之非信也屬者與建兵戰所殺皆鄉曲
故人非仁也棄妻子使人魚肉之非義也此身十沈九浮
死有餘愧因府廨慟哭繼珣曰大丈夫徇功名何顧妻子
宜置此事勿以取禍仁達聞之使人告仁諷繼珣謀反皆

殺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 五月丁巳李仁達大閱戰
 士請卓巖明臨視仁達陰教軍士突前登階刺殺巖明仁
 達陽驍狼狽而走軍士共執仁達使居巖明之坐仁達乃
 自稱威武留後用保大年號奏表稱藩於唐亦遣使入貢
 於晉竝殺巖明之父唐以仁達為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
 賜名弘義編之屬籍弘義又遣使修好於吳越 唐兵圍
 建州屢破泉州其計文稹敗唐兵於汀州執其將時厚卿
 秋七月閩人或告福州援兵謀叛閩主延政收其鎧仗遣
 還伏兵於隘盡殺之死者八千餘人脯其肉以歸為食唐
 邊鎬拔鐔州查文徽之黨魏岑馮延巳延魯以師出有功
 皆踴躍贊成之徵求供億府庫為之耗竭洪饒無信之民

尤苦之延政遣使奉表稱臣於吳越請為附庸以求救
 八月唐兵圍建州既久建人離心或謂董思安盍早擇去
 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衆感其
 言無叛者丁亥唐先鋒橋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遂克建
 州閩主延政降王忠順戰死董思安整衆奔泉州初唐兵
 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歛爭伐木開道以
 迎之及破建州縱兵大掠焚宮室廬舍俱盡是夕寒雨凍
 死者相枕建人失望唐主以其有功皆不問 九月許
 文稹以汀州王繼勳以泉州王繼成以漳州皆降於唐唐
 置永安軍於建州 冬十月王延政至金陵唐主以為
 羽林大將軍斬楊思恭以謝建人以自勝節度使王崇文

為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

三年春三月唐泉州刺史王繼勳致書修好於威武節度

使李弘義弘義以泉州故隸威武軍怒其抗禮夏四月遣

弟弘通將兵萬人伐之 泉州郡指揮使留從效謂刺

史王繼勳曰李弘通兵勢甚盛士卒以使君賞罰不當莫

肯力戰使君宜避位自省乃廢繼勳歸私第代領軍府事

勒兵擊李弘通大破之表聞於唐唐主以從效為泉州刺

史召繼勳還金陵遣將兵戍泉州徙漳州刺史王繼成

為和州刺史汀州刺史許文禎為新州刺史 初唐人既

克建州欲乘勝取福州唐主不許樞密使陳覺請自往說

李弘義必令入朝宋齊 王薦覺成韓可不煩寸刃坐致弘

義唐主乃拜弘義毋妻皆為國夫人四弟皆遷官以覺為

福州宣諭使厚賜弘義金帛弘義知其謀見覺辭色甚佞

待之踈薄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 秋八月唐陳覺自

福州還至劍州恥無功矯詔使侍衛官顧忠召弘義入朝

自稱權福州軍府事擅發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建州

監軍使馮延魯將之趣福州迎弘義延魯先遣弘義書諭

以禍福弘義復書請戰遣樓船指揮使楊崇保將州師拒

之覺以劍州刺史陳誨為綠江戰棹指揮使表福州孤危

旦夕可克唐主以覺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傳城下不

可中止當發兵助之丁丑覺延魯敗楊崇保於候官戊寅

乘勝進攻福州西關弘義出擊大破之執唐左神威指揮

使楊巨艱唐主以未安節度使王崇文為東南面都招討使以漳泉安撫使諫議大夫魏岑為東面監軍使延魯為南面監軍使會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弘義固守第二城九月李弘義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更名弘達奉表請命於晉甲午以弘達為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知閩國事辛丑福州排陣使馬捷引唐兵自馬牧山拔寨而入至善化門橋都指揮使丁彥貞以兵百人拒之弘義退保善化門外城再重皆唐兵所據弘達更名達遣使奉表稱臣乞師於吳越冬十月唐漳州將林贊寔作亂殺監軍使周承義劫州刺史陳誨泉州刺史留從效舉兵逐贊寔以泉州裨將董思安權知漳州唐主以思安為漳州刺史

思安辭以父名章唐主改漳州為南州命思安及留從效將州兵命攻福州庚辰圍之福州使者至錢塘吳越王弘佐召諸將謀之皆曰道險遠難救惟內都監使臨安水丘昭券以為當救弘佐曰唇亡齒寒吾為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鄰道將安用之諸君但樂飽食安坐邪壬午遣統軍使張筠趙承泰將兵二萬水陸救福州先是募兵久無應者弘佐命糾之曰糾而為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募者雲集弘佐命昭券專掌用兵昭券憚程昭悅以用兵事讓之弘佐命昭悅掌應援饋運事而以軍謀委元德昭德昭元仵倡之子也弘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內都虞候弘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

一也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它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况家有鑛金野有鑛犂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為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啓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 十一月己酉吳越兵至福州自晉浦南潛入州城唐兵進據東武門李達與吳越兵共禦之不利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唐主遣信州刺史王建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為元帥而陳覺為延魯魏岑爭用事留從效王建劫僞彊不用命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士皆解體故攻城不克唐主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為吏部尚

書判省事先是昌業自兵劫尚書判省事出江州及還閱簿籍撫按歎曰未數年而府庫所耗者半其能久乎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春二月吳越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救福州己亥至白蝦浦海岸泥淖須布竹簣乃可行唐之諸軍在城南者聚而射之簣不得施馮延魯曰城所以不降恃此救也今相持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已久不能進退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聽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自擊之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不能禦眾而走孟堅戰死吳越兵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

城南諸軍皆遁吳越兵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於崇文之後追者乃還或言浙兵欲棄福州拔本去達之衆歸錢唐東南守將劉洪進等白王建封請縱其盡出而取其城留從效不欲福州之平建封亦忿陳覺等專橫乃曰吾軍敗矣安能與人尹城是夕燒營而遁城北諸軍亦相顧而潰馮延魯引佩刀自刺親吏救之不死唐兵死者二萬余人委棄軍資器械數十萬府庫爲之耗竭余安引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留從效引兵還泉州謂唐戍將曰泉州與福州世爲仇敵爾接嶺海瘴厲之鄉地險土瘠比年軍旅屢興農桑廢業冬徵夏歛僅能自贍豈勞天運又戍於此置酒餞之戍將不得已引兵歸唐主不

能制加從效檢校太師張筠余安皆還錢唐吳越王弘佐遣東南安撫使鮑修讓將兵戍福州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夏四月壬申詔赦諸將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巳魏岑曰陛下踐阼以來所信任者延巳延魯岑覺四人而已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羣小諫爭者逐竊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路以目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巳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同罪異誅人心疑惑又曰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又曰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又曰岑覺延魯更相造謔彼前則我却彼東則我西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爲小人忿爭妄動之具又曰征討

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田繫岑之言唐主以文蔚所言爲
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械送覺延魯至金陵宋齊丘以
嘗薦覺使福州上表待罪詔流覺於蘄州延魯於舒州知
制誥會稽徐鉉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
誅但齊丘延巳爲之陳請故陛下赦之擅興者不罪則疆
場有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則行陳無效死者矣請行顯
戮以重軍威不從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馮延巳罷爲太弟
少保貶魏岑爲太子洗馬韓熙載屢言宋齊丘黨與必爲
禍亂齊丘奏熙載嗜酒猖狂貶和州司士參軍 秋七
月李達以其弟通知福州召後日詰錢唐見呂越王弘侗
弘侗承制加達兼侍中更其名曰孺贊旣而孺贊悔懼以

金筍二十株及雜寶賂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求歸福州進
思爲之請弘侗從之 冬十二月威武節度使李孺贊

與吳越戍將鮑修讓不協謀虜殺脩讓復以福州降唐脩
讓覺之引兵攻府第是日殺孺贊夷其族 巳酉鮑脩讓
傳李孺贊首至錢塘吳越王弘侗以丞相山陰吳程知威
武節度事 是歲唐主以羽林大將軍王延政爲安化節
度使鄱陽王鎮饒州

劉氏據廣州

唐昭宗乾寧元年冬十一月封州刺史劉謙卒子隱居喪
於賀江土民百餘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
崇龜召補右都押牙兼賀水鎮使未幾表爲封州刺史

二年秋七月以薛王知柔爲清海軍節度使

三年冬十二月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行至湖南廣州牙將盧琚譚弘玘據境拒之使弘玘守端州弘玘結封州刺史劉隱許妻以女隱僞許之託言親迎伏甲舟中夜入端州斬弘玘遂襲廣州斬琚具軍容迎知柔入視事知柔表隱爲行軍司馬

光化元年冬十二月韶州刺史魯褒舉兵攻廣州州將王瓌帥戰艦應之清海行軍司馬劉隱一戰破之韶州將劉潼復據瀘洽隱討斬之

五年秋九月以太保門下侍郎徐彥若充清海軍節度使代薛王知柔

天復元年冬十二月清海節度使徐彥若薨遺表薦行軍司馬劉隱權留後

三年虔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陷韶州使其子延昌守之進圍潮州清海留後劉隱發兵擊走之乘勝進攻韶州隱弟陟以爲延昌有虔州之援未可遽取隱不從遂圍韶州會江漲餽運不繼光稠自虔州引兵救之其將譚全播伏精兵萬人於山谷以羸弱挑戰大破隱於城南隱解還全播悉以功讓諸將光稠益賢之

天祐元年 初清海節度使徐彥若遺表薦副使劉隱權留後朝廷以兵部尚書崔遠爲清海節度使遠至江陵聞嶺南多盜且畏隱不受代不敢前朝廷召遠還隱遣使以

重賂結朱全忠乃奏以隱爲清海節度使

宣帝天祐二年春三月加清海節度使劉隱同平章事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己卯加劉隱兼侍中仍以隱
爲大彭王

二年冬十月辛酉以劉隱爲清海靜海節度使以膳部郎
中趙光裔右補闕李殷衡充官告使隱皆留之光裔光逢
之弟殷衡德裕之孫也

三年夏四月庚子以劉隱爲南平王

乾化元年春三月清海靜海節度使兼中書令南平襄王
劉隱病亟表其弟節度副使巖權知留後丁亥卒巖龍在
夏四月甲辰以清海留後劉巖爲節度使巖多延中國士

入置於幕府出爲刺史刺史無武人 冬十二月癸亥

以靜江行軍司馬姚彥章爲寧遠節度副使權知容州從
楚王殷之請也劉巖遣兵攻容州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
以桂州兵救之彥章不能守乃遷容州士民及其府藏犇
長沙巖遂取容管及高州

均玉乾化三年冬十月嶺南節度使劉巖求昏於楚楚王
許以女妻之

貞明元年秋八月劉巖迎婦於楚楚王殷遣求順節度使
存進之 是歲清海建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巖以吳越

主鏐爲國王而已獨爲南平王表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統
帝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爲天子安能梯航萬

里遠事偽庭乎由是貢使遂絕

三年秋八月癸巳清海建武節度使劉巖卽皇帝位於番禺國號大越赦改元乾亨以梁使趙光裔爲兵部尚書節度副使楊洞潛爲兵部侍郎節度判官李殷衡爲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建三廟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謙曰代祖聖武皇帝兄隱曰烈宗襄皇帝以廣州爲興王府冬十月越主巖遣客省使劉瑋使於吳告卽位且勸吳王稱帝

四年冬十一月越主巖祀南郊大赦改國號曰漢

五年春正月漢主巖立越國夫人馬氏爲皇后殷之女也秋九月丙寅詔劉巖爵命吳越王鏐討之鏐雖受命

竟不行

六年冬十二月漢主巖遣使通好於蜀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漢主問帝滅梁而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貢且覘中國疆弱二月甲申詞至魏及還言帝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冬十二月有白龍見於漢宮漢主改元白龍更名曰龔

明宗天成三年春三月楚大舉水軍擊漢圍封州漢主以周易筮之遇大有於是大赦改元大有命左右衛使蘇章將神弩三千戰艦百艘救封州章至賀江沈鐵砲於水兩岸作巨輪挽緝築長垣以隱之伏壯士於堤中章以輕舟逆戰陽不利楚人逐之入堤中挽輪舉緝楚艦不能進退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以彊弩夾水射之楚兵大敗解圍遁去漢主以章爲封州團練使

長興元年秋九月漢主遣其將梁克貞李守鄜攻交州拔之執靜海節度使曲承美以歸以其將李進守交州

二年愛州將楊廷藝養假子三千人圖復交州漢交州守將李進知之受其賂不以聞是歲廷藝舉兵圍交州漢主遣承旨程寶將兵救之未至城陷進逃歸漢主殺之寶圍交州廷藝出戰寶敗死

三年漢主立其子耀樞爲雍王龜圖爲康王弘度爲賓王弘熙爲晉王弘昌爲越王弘勳爲齊王弘雅爲韶王弘澤爲鎮王弘操爲萬王弘果爲循王弘暉爲思王弘邈爲寬

王弘簡爲同王弘建爲益王弘濟爲辯王弘道爲貴王弘昭爲宜王弘政爲通王弘益爲定王未幾徙弘度爲秦王路王清泰元年漢主命判六軍秦王弘度募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弘度昵之同平章事楊洞潜諫曰秦王國之家嫡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矣况昵羣小平漢主曰小兒教以戎事過煩公憂終不戒弘度洞潜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第久之不召遂卒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春三月漢主以疾愈大赦

四年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喬言於漢主曰自馬后崩未嘗通使於楚親鄰舊好不可忘也因薦諫議大夫李

紆可以將命漢主從之楚亦遣使報聘光裔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完實邊境無虞及卒漢主復以其子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瑱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五年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損卒以寧遠節度使南昌王定保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踰年亦卒

六年冬十二月漢主寢疾有胡僧謂漢主名龔不利漢主自造龔字名之義取飛龍在天讀若嚴

七年春三月漢高祖寢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晉王弘熙皆驕恣少子越王弘昌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兼西御院使王勣謀出弘度鎮邕州弘熙鎮容州而立弘昌制命將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

必亂乃止丁丑高祖殂高祖為人辨察多穢數好自矜

常謂中國天子為洛州刺史嶺南珍異所聚每窮奢極麗

宮殿悉以金玉珠翠為飾田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剗

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

同平章事楊洞潛諫不聽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為子孫

計故專任宦者由是其國中宦者大盛秦王弘度即皇帝

位更名玠以弘熙輔政改元光天尊母趙昭儀曰皇太妃

秋八月漢葬天皇帝於康陵廟號高祖

齊王天福八年漢殤帝驕奢不親政事高祖在殯作樂酣飲夜與倡婦微行俛男女而觀之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弘昌及內常侍番禹吳懷恩屢諫不聽常猜忌

諸弟每宴集令宦者守門羣臣宗室皆露索然後入晉王
 弘熙欲圖之乃盛飾聲伎娛悅其意以成其惡漢主好手
 搏弘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譚令禮林少彊
 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人習手搏於晉府漢主聞而悅之丙
 戌與諸王宴於長春宮觀手搏至夕罷宴漢主大醉弘熙
 使道庠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盡殺其左右明旦百官
 諸王莫敢入宮越王弘昌帥諸弟臨於寢殿迎弘熙即皇
 帝位更名晟改元應乾以弘昌為太尉兼中書令諸道兵
 馬都元帥知政事循王弘杲為副元帥參預政事陳道庠
 及劉思潮等皆受賞賜其厚漢中宗既立國中議論詢
 詢循王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不從思潮等

歸之譚弘杲謀反漢主

思潮等同之弘杲方宴客思潮

與譚令禮帥衛兵突入

弘杲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

越王弘昌賢而得眾尤

之推武節度使齊王弘弼自以

居大鎮懼禍求入朝許之

冬十月漢王命韶王弘雅

致仕十一月丁亥漢主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

開運元年春三月漢主命中書令都元帥越王弘昌謁烈

宗陵於海曲至昌華宮使益殺之漢以戶部侍郎陳偓

同平章事夏六月乙巳漢主幽齊王弘弼於私第

冬十月丙午漢主毒殺鎮王弘澤於邕州

二年秋八月漢主殺韶王弘雅九月漢主殺劉思潮

林少彊林少良何昌廷以左僕射王勣嘗與高祖謀立弘

昌出爲英州刺史未至賜死內外皆懼不自保

三年漢劉思潮等旣死陳道庠內不自安秋九月特進鄧仲遺之漢紀道庠問其故仲曰慙獠此書有誅韓信醢彭越事宜審讀之漢主聞之族道庠及仲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南漢主恐諸弟與其子爭立殺齊王弘弼貴王弘道定王弘益辨王弘濟同王弘簡益王弘建恩王弘偉宜王弘照盡殺其男納其女充後宮作離宮千餘間飾以珠寶設饌湯鐵牀劊剔等刑號生地獄嘗醉戲以爪置樂工之頸試劊遂斷其頭

乾祐元年秋八月南漢主遣知制誥宣化鍾允章求昏於楚楚王希廣不許南漢主怒問允章焉公復能經略南土

乎對曰馬氏兄弟方爭亡於不暇安能寧其南漢王曰然希廣懦而吝嗇其士卒忘戰日久此乃吾進取之秋也冬十二月辛巳南漢主以內常侍吳懷恩爲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將兵擊楚攻賀州楚王希廣遣決勝指揮使徐知新等將兵五千救之未至南漢人已拔賀州鑿大穿於城外覆以竹箔加土下施機軸自塹中穿穴通穿中知新等至引兵攻城南漢遣人自穴中發機楚兵悉陷南漢出兵從而擊之楚兵死者以千數知新等遁歸希廣斬之南漢兵復陷昭州

隱帝乾祐三年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爲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

等用事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冬十二月南漢主遣內侍省丞藩崇徹將軍謝晉將兵攻郴州唐眉暹鎬發兵救之崇徹敗唐兵於義章遂取郴州

三年秋九月南漢主立其子繼興為衛王璇興為桂王慶興為荆王保興為植王崇興為梅王 南漢大赦

顯德元年夏四月南漢主以高王弘邈為雄武節度使鎮邕州弘邈以齊鎮二王相繼死於邕州固辭求宿衛不許至鎮委政僚佐日飲酒禱鬼神或上書誣弘邈謀作亂戊午南漢主遣耳泉宮使林延遇賜醜殺之

世宗顯德二年夏六月戊 南漢主殺植州節度使通玉

弘政於是高祖之諸子盡矣

三年春三月南漢耳泉宮使林延遇陰險多計策南漢主倚信之誅滅諸弟皆延遇之謀也乙未冬國人相賀延遇病甚薦內給事龔澄樞自代南漢主即日擢澄樞知承宣院及內侍省澄樞番禺人也

四年南漢主聞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於唐為湖南所聞乃治戰艦脩武備既而縱酒酣歌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

時世宗取淮南

五年秋八月辛巳南漢中宗殂長子衛王繼興即宗位更名銀改元大寶銀年十六國事皆決於宦官至清宮使龔澄樞及女侍中盧瓊仙等臺省官備位而已 冬十一

月南漢葬文武光明孝皇帝於昭陵廟號中宗

六年冬十月南漢主以中書舍人鍾允章藩府舊僚擢爲尚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南漢主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南漢主將祀圓丘前三日允章帥禮官登壇四顧指揮設神位內侍監許彥真望之曰此謀反也卽帶劔登壇允章叱之彥真馳入宮告允章欲於郊祀日作亂南漢主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王清宮使龔澄樞內侍監李托等共證之以彥真言爲然乃收允章繫含章樓下命宦者與禮部尚書薛用丕雜治之用丕素與允章善告以必不免允章卽用丕手泣曰老夫今日猶視上肉耳分爲仇人所烹但恨醫昌幼不知其冤及其長也公爲我語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其子報仇邪復白南漢主允章與二子共登壇潛有所禱俱斬之自是宦官益橫李托封州人也辛亥南漢主祀圓丘大赦未幾以龔澄樞爲左龍虎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鷲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官以求進者亦有免死而官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爲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此亡國

高氏據荆南

唐昭宗天復三年秋九月朱全忠表親從指揮使高季昌爲朱州團練使季昌硤石人本朱友恭之僕夫也

天祐三年冬十月武貞節度使雷彥恭屢寇荆南留後賀
瓌閉城自守朱全忠以為怯以潁州防禦使高季昌代之
又遣駕前指揮使倪可福將兵五千戍荆南以備吳蜀朗
兵引去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癸未以權荆南留後高季昌
為節度使荆南舊統八州乾符以來寇亂相繼諸州皆為
鄰道所據獨餘江陵季昌到官城邑殘毀戶口彫耗季昌
安集流散民皆復業 六月武貞節度使雷彥恭會楚

兵攻江陵

李見馬氏
據湖南

二年夏四月淮南遣其將李厚將水軍萬五千趣荆南高
季昌逆戰敗之於馬頭 冬十月依政進士梁震唐末

有弟至是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館之欲奏為州
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震
為愚必欲使之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何必在幕
府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
重之以為謀主呼曰先輩

乾化二年高季昌潛有據荆南之志乃奏築江陵外郭增
廣之 是歲高季昌出兵聲言助梁伐晉進攻襄州山南
東道節度使孔勅擊敗之自是朝貢路絕勅兗州人也

均王乾化三年秋八月賜高季昌爵渤海王 九月高
季昌造戰艦五百艘治城塹繕器械為攻守之具招聚亡
命交通吳蜀朝廷浸不能制

四年春正月高季昌以蜀夔萬忠涪四州舊隸荆南與兵
取之先以水軍攻夔州時鎮江節度使兼侍中嘉王宗壽
鎮忠州夔州刺史王成先請甲宗壽但以白布袍給之成
先帥之逾戰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招討副使張武舉鐵
緝拒之船不得進會風反荆南兵焚溺死者甚衆季昌乘
戰艦蒙以牛革飛石中之折其尾季昌易小舟以遁荆南
兵大敗俘斬五千級成先密遣人奏宗壽不給甲之狀宗
壽獲之召成先斬之

貞明三年高季昌與孔勣脩好復通貢獻

五年夏五月楚人攻荆南高季昌求救於吳吳命鎮南節
度使劉信等帥洪吉撫信步兵自瀏陽趣潭州武昌節度

使李簡等帥水軍攻復州信等至潭州東境楚兵釋荆南
引歸簡等入復州執其知州鮑唐

龍德元年冬十二月高季昌遣都指揮使倪可福以卒萬
人脩江陵外郭季昌行視責功程之慢杖之季昌女爲可
福子知進婦季昌謂其女曰歸語汝舅吾欲威衆辦事耳
以白金數百兩遺之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荆南節度使高季昌聞帝滅梁避唐
廟諱更名季興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
守險猶恐不自保况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安知
彼不以仇敵相遇乎季興不從 十一月己未加高季
興守中書令時高季興入朝上待之甚厚 高季興在洛

陽帝左右伶官求貨無厭季興忿之帝欲留季興郭崇韜
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
興身自入朝當褻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遣棄信虧義沮
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許州謂左右
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縱我去一失過襄州節度使孔
勅留宴中夜斬關而去十二月丁酉至江陵握梁震手曰
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

二年春三月丙午加高季興兼尚書令進封南平王

三年冬十月高季興常欲取三峽畏蜀峽路招討使張武
威蜀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使其子行軍司馬從誨權軍
府事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張武以鐵鎖斷江路季興遣

勇士乘舟斫之會風大起舟絙於鍊不能進退矢石交下

壞其戰艦季興輕舟遁去既而聞北路陷敗夔中萬三州

遣使詣魏王降

是歲北
宗滅蜀

明宗天成元年夏四月梁震薦前陵州判官貴平孫光憲
於季興使掌書記季興大治戰艦欲攻楚光憲諫曰荆南
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與楚國交惡它
國乘吾之弊良可憂也季興乃止 六月高季興表求
夔中萬三州為屬郡詔許之

二年春二月高季興既得三州請朝廷不除刺史自以子
弟為之不許及夔州刺史潘炕罷官季興輒遣兵突入州
城殺戍兵而據之朝廷除奉聖指揮使西方鄴為刺史不

受又遣兵襲涪州不克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等部次蜀珍貨金帛四十萬浮江而下李勣殺珙等於峽口盡掠粟之朝廷詰之對曰珙等舟行下峽涉數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帝怒壬寅制削奪李興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為南面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忠武節度使夏魚哥為副招討使將步騎四萬討之東川節度使董璋充東南面招討使新夔州刺史西方鄴副之將蜀兵下峽仍會湖南軍三面進攻三月劉訓兵至荆南楚王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等將水軍屯岳州高季興堅壁不戰求救於吳吳人遣水軍救之江陵旱濕復值久雨糧道不繼將士疾疫劉訓亦寢疾四月癸卯帝遣樞密使孔循

往視之且審以戰之宜

五月孔循至江陵攻之不克

遣人入城說高季興季興不遜丙寅遣使賜湖南行營夏衣萬襲丁卯又遣使賜楚王殷鞍馬王帶督饋糧於行營竟不能得庚午詔劉訓等引兵還楚王殷遣中軍使史光憲入貢帝賜之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高季興執光憲而奪之且請舉鎮自附於吳徐溫曰為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高氏事唐久矣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聽其自附於唐六月西方鄴敗荆南水軍於峽中復取夔忠萬三州秋七月丙寅升夔州為寧江軍以西方鄴為節度使

癸

西以與高季興夔忠萬三州爲豆盧革章說之罪皆賜死
三年春三月楚王殷如岳州遣六軍使袁銓副使王環監
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迎戰至劉郎沱
希瞻夜匿戰艦數千艘於港中詰旦兩軍合戰希瞻出戰
艦橫擊之季興大敗俘斬以千數進逼江陵季興請和歸
史光憲于楚軍還楚王殷讓環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
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爲吾扞敵敗悅
夏六月辛巳高季興復請稱藩於吳吳進季興爵秦皇帝
詔楚王殷討之殷遣許德勳將兵攻荆南以其子希範爲
監軍次沙頭季興從子雲猛指檣使從嗣置騎造楚壁請
與希範挑戰決勝副指揮使廖齊出與之鬪拉殺之季

興懼明日請和德勳還巨齊贛人也

秋九月辛巳荆

南敗楚兵於白田執楚岳州刺史李廷規歸於吳 巳亥
以武寧節度使房知溫兼荆南行營招討使知荆南行府
事分遣中使發諸道兵赴襄陽以討高季興 冬十二月
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寢疾以其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
同平章事從誨權知軍府事丙辰季興卒吳主以從誨爲
荆南節度使兼侍中

四年夏四月丙午楚六軍副使王環敗荆南兵於石首高
季興之叛也其子從誨切諫不聽從誨既襲位謂僚佐曰
唐近而吳遠捨近臣遠非計也乃因楚主殷以謝罪於唐
又遣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元信書求保奏復脩職貢丙甲

元信以從誨書聞帝許之 六月庚申高從誨自稱前

荆南行軍司馬歸州刺史上表求內附秋七月甲申以從

誨為荆南節度使兼侍中己丑罷荆南招討使

長興元年春三月高從誨遣使奉表詣吳告以墳墓在中

國恐為唐所討吳兵援之不及謝絕之吳遣兵擊之不克

三年春二月賜高從誨爵渤海王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壬辰以荆南節度使高從誨為南

平王

二年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遠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

兄事之震常謂從誨為郎君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

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吳孫光憲對

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譖汰取快一時不

為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久而悟曰公言是也它

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

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

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

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於土洲震披

鶴氅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聽事從誨時過其

家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

臣光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徙梁震成

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

有

後晉高祖天福六年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反求援於荆南高從誨遣從進書諭以禍福從進怒反誣奏從誨荆南行軍司馬王保義勸從誨具奏其狀且請起兵助朝廷討之從誨從之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春正月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遣使以馬賜之從誨亦遣使詣河東勸進夏六月帝遣使告諭荆南高從誨上表智且求郢州帝不許及加恩使至拒而不受秋九月高從誨聞杜

重威叛發水軍數千襲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擊却之又寇郢州刺史尹實大破之乃絕漢附於唐蜀初荆南介居湖南嶺南福建之間地狹兵弱自武信王季興時

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及諸道移書詣讓或加以兵不得已復歸之曾不爲愧及從誨立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

乾祐元年夏六月高從誨既與漢絕北方商旅不至境內貧乏乃遣使上表謝罪乞脩職貢詔遣使慰撫之冬

十一月荆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南平文獻王高從誨寢疾以其子節度副使高保融判內外兵馬事癸卯從誨卒保融知留後十二月丁丑以高保融爲荆南節度使同平章事

隱帝乾祐二年冬十月丙戌加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兼侍

中

徐氏篡員

唐昭宗乾寧二年楊行密之拔濠州也軍士掠得徐州人李氏之子生八年矣行密養以爲子行密長子渥憎之行密謂其將徐溫曰此兒質狀性識頗異於人吾度渥必不能容今賜汝爲子溫名之曰知誥知誥事溫勤孝過於諸子嘗得罪於溫溫笞而逐之及歸知誥迎拜於門溫問何故猶在此知誥泣對曰人子捨父母將何之父怒而歸母人情之常也溫以是益愛之使掌家事家人無違言及長喜書善射識度英偉行密常謂溫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

天祐元年楊行密以其子牙肉諸軍使渥爲宣州觀察使右牙都指揮使徐溫謂渥曰王寢疾而嫡嗣出藩此必姦臣之謀佗日相召非溫使者及王令書慎無亟來渥泣謝而行

昭宣帝天祐二年楊行密長子宣州觀察使渥素無令譽軍府輕之行密寢疾命節度判官周隱召渥隱性褻直對曰宣州司徒輕易信讒喜擊毬飲酒非保冢之主餘子皆幼未能駕馭諸將廬州刺史劉威從王起細微必不負王不若使之權領軍府俟諸子長以授之行密不應左右牙指揮使徐溫張顛言於行密曰王平生出萬死冒矢石爲子孫立基業安可使它人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隱舒

州人也它日將佐問疾行密目留幕僚嚴可求眾出可求
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隱召渥今忍死待
之可求與徐溫詣隱隱未出見牒猶在案上可求即與溫
取牒遣使者如宣州召之可求同州人也 冬十月楊

渥至廣陵辛丑楊行密承制以渥為淮南留後 十一月
庚辰吳武忠王楊行密薨將佐共請宣諭使李儼承制授
楊渥淮南節度使東南諸道行營都統兼侍中弘農郡王
三年夏四月鎮南節度使鍾傳以養子延規為江州刺史
傳薨軍中立其子匡時為留後延規恨不得立遣使降淮
南 楊渥以昇州刺史秦裴為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將兵
擊鍾 時於江西 秋七月秦裴至洪州軍於蓼州諸

將請阻水立寨不從鍾匡時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
以咎 裴曰匡時驍將獨楚一人耳若帥眾守城不可猝
拔吾故以要害誘致之耳未幾裴破寨執楚遂圍洪州饒
州刺史唐寶請降 九月秦裴拔洪州虜鍾匡時等五千
八以歸楊渥自兼鎮南節度使以裴為洪州制置使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正月淮南節度使兼侍中東面諸
道行營都統弘農王楊渥既得江西驕侈益甚謂節度判
官周隱曰君賣人國家何面復相見遂殺之由是將佐皆
不自安黑雲都指揮使呂師周與副指揮使蔡章將兵屯
上高師周與湖南戰屢有功渥忌之師周懼謀於蔡章曰
馬公寬厚吾欲逃死焉可乎章曰茲事君自圖之吾古可

斷不敢泄師周遂犇湖南章縱其姦子使逸去師周揚州八也溼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燃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或單騎出遊從者犇走道路不知所之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溫泣諫溼怒曰汝謂我不才何不殺我自爲之二人懼溼選壯士號東院馬軍廣署親信爲將吏所署者恃勢驕橫陵蔑動舊顥溫潛謀作亂溼父行密之世有親軍數千營於牙城之內溼遷出於外以其地爲射場顥溫由是無所憚溼之鎮宣州也命指揮使朱思勅范思從陳璠將親兵三千及嗣位召歸廣陵顥溫使三將從秦裴擊江西因戍洪州誣以謀叛命別將陳祐往誅之祐聞道兼行六日至洪州微服懷短兵徑入秦裴帳中裴大驚祐告

之故乃召思勅等飲酒祐數思勅等罪執而斬之溼聞三將死益已顥溫欲誅之內戍溼晨視事顥溫帥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中溼曰爾果欲殺我邪對曰非敢然也欲誅王左右亂政者耳因數溼所親信十餘人之罪曳下以鐵槓擊殺之謂之兵諫諸將不與之同者顥溫稍以法誅之於是軍政悉歸二人溼不能制

二年夏五月淮南左牙指揮使張顥右牙指揮使徐溫專制軍政弘農威王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共謀弑王分其地以臣於梁戊寅顥遣其黨紀祥等弑王於寢室詐云暴薨已卯顥集將吏於府廷夾道及庭中堂上皆列白刃令諸將悉去衛從然後入顥厲聲問曰嗣王

已盡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顯氣色益怒暮啓嚴可求前密啓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顯曰何謂速也可求曰劉威陶雅李遇李簡皆先王之等夷公今自立此曹晉爲公下乎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顯默然久之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詣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爲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辭旨明切顯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威王弟隆演稱淮南留後策面詣道行營都統既罷副都統朱瑾詣可求所居曰瑾年十六七卽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懼今日對顯

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張顯以徐溫爲浙西觀察使鎮潤州嚴可求說溫曰公捨牙兵而出外藩顯必以弑君之罪歸公溫驚曰然則奈何可求曰顯剛愎而暗於事公能見聽請爲公圖之時副使李承嗣參預軍府之政可求又說承嗣曰顯凶威如此今出徐於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承嗣深然之可求往見顯曰公出徐公於外人皆言公欲奪其兵權而殺之多言亦可畏也顯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業已行矣奈何可求曰止之易耳明日可求邀顯及承嗣俱詣溫可求曠自責溫曰古人不志一飯之恩况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求自安於外可乎溫謝曰苟

諸公見容溫何敢自專由是不行顯知可求陰附溫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為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能辨字見其辭自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曰捕之不獲顯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財為溫與可求謀誅顯可求曰非鍾泰章不可泰章者合肥人時為左監門衛將軍溫使親將彭城翟虔告之泰章聞之喜密結壯士三十人夜刺血相飲為誓丁亥日直入斬顯於牙堂竝其親近溫始暴顯弑君之罪輟紀祥等於市詣西官白太夫人太夫人恐懼大泣曰吾兒冲幼禍難如此願保百口歸廬州公之惠也溫曰張顯弑逆不可不誅夫人宜自安初顯與溫謀弑威王溫曰參用左右牙兵

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顯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顯從之至是窮治溫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以溫為實不知謀也隆演以溫為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以嚴可求為揚州司馬溫性沈毅自奉簡儉雖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辭而決之皆中情理先是張顯用事刑戮酷濫縱親兵剽奪市里溫謂嚴可求曰大事已定吾與公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寢耳乃立法度禁彊暴政舉大綱軍民安之溫以軍旅委可求以財賦委文計官略知祥皆稱其職淮南謂之嚴駱 秋七月壬申淮南將吏請於李儼承制授楊隆演淮南節度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同平章事弘農王鍾泰章賞薄泰章未嘗自言後踰年因醉與

諸將爭言而及之或告徐溫以秦章怨望請誅之溫曰是吾過也擢為滁州刺史是歲弘農遣軍將萬全感齎書間道詣晉及岐告以嗣位

三年春二月徐溫以金陵形勝戰艦所聚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以其假子元從指揮使知誥為昇州防遏兼樓船副使往治之

四年春二月萬全感自岐歸廣陵岐王承制加弘農王兼中書令嗣吳王

乾化二年春三月吳鎮南節度使劉威歙州觀察使陶雅宣州觀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簡皆武忠王舊將有大功以徐溫自牙將秉政內不能平李遇尤甚常言徐溫何人

吾未嘗識面一旦乃當國邪館驛使徐玠使於吳越道過宣州溫使玠說遇入見新王遇初許之玠曰公不爾人謂公反遇怒曰君言遇反殺侍中者非反邪侍中謂威王也溫怒以淮南節度副使王檀為宣州制置使數遇不入朝之罪遣都指揮使柴再用帥昇潤池歙兵納檀於宣州昇州副使徐知誥為之副遇不受代再用攻宣州踰月不克夏五月李遇少子為淮南牙將遇最愛之徐溫執之至宣州城下示之其子啼號求生遇由是不忍戰溫使典客何羗入城以吳王命說之曰公本志果反請斬羗以徇不然隨羗納款遇乃開門請降溫使柴再用斬之夷其族於是諸將始畏溫莫敢違其命徐知誥以功遷昇州刺史知誥

事温甚謹安於勞辱或通夕不解帶温以是特愛之每謂諸子曰汝輩事我能如知誥乎時諸州長吏多武夫專以軍旅爲務不恤民事知誥在昇州獨選用廉吏脩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傾家貲無所愛淇州進士宋齊丘好縱橫之術謁知誥知誥奇之辟爲推官與判官王令謀參軍王翊專主謀議以牙吏馬仁裕周宗曹崇爲腹心仁裕彭城人宗漣水人也 吳武忠王之疾病也周隱請召劉威威由是爲帥府所忌或譖之於徐温温將討之威幕客黃訥說威曰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若輕舟人觀則嫌疑皆亡矣威從之陶雅聞李遇敗亦懼與威偕詣虜陵温待之甚恭如事武忠王之禮優加官爵雅等悅服由是人皆重

温諷蘇州人也温與威雅帥將吏請於李儼奉制加顯王隆演太師吳王以温領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淮南行軍司馬如故温遣威雅還鎮

均王貞明元年夏四月吳徐温以其子牙內都指揮使知訓爲淮南行軍副使內外馬步諸軍副使 秋八月庚戌吳以鎮海節度使徐温爲管內水陸馬步諸軍都指揮使兩浙都招討使守侍中齊國公鎮潤州以昇潤當宣歙池六州爲巡屬軍國庶務參決如故留徐知訓居廣陵兼政

四年夏六月吳內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訓驕倨淫暴威武節度使知撫州李德誠有家妓數

十知訓求之德誠遣使謝曰家之所有皆長年或有子不足以待貴人當更為公求少而美者知訓怒謂使者曰會當殺德誠并其妻取之知訓狎侮三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為優自為參軍使王為蒼鵠總角弊衣執帽以從又嘗泛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又嘗賞花於禪智寺知訓使酒恃慢王懼而泣四座股栗左右扶王登舟知訓乘輕舟逐之不及以鐵槌殺王親吏將佐無敢言者父温皆不之知知訓及弟知詢皆不禮於徐知誥獨季弟知諫以兄事禮之知訓嘗召兄弟飲知誥不至知訓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劔乎又嘗與知誥飲伏甲欲殺之知諫躡知誥足知誥陽起如廁遁去知訓以劔授左右刁彦能使追殺

之彦能馳騎及於中途舉劔示知誥而還以不及告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諸道副都統朱瑾遣家妓通候問於知訓知訓置欲私之瑾已不平知訓惡瑾位加已上置靜淮軍於泗州出瑾為靜淮節度使瑾益恨之然外事知訓愈謹瑾有所愛馬冬貯於帷夏貯於幃寵妓有絕色知訓過別瑾瑾置酒自捧觴出寵妓使歌以所愛馬為壽知訓大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壯士於戶內出妻陶氏拜之知訓答拜瑾以笏自後擊之踏地呼壯士出斬之瑾先繫二悍馬於廡下將圖知訓密令人解縱之馬相蹄齧聲甚厲以是外人莫之聞瑾提知訓首出知訓從者數百人皆散走瑾馳入府以首示吳王曰僕已為大王除害王懼以衣部面

走入內曰舅自為之我不敢知瑾曰婢子不足與成大事以知訓首擊柱挺劍將出子城使翟虔等已闔府門勒兵討之乃自後踰城墜而折足顧追者曰吾為萬人除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剄徐知誥在潤州聞難用宋齊丘策即日引兵濟江瑾已死因撫定軍府時徐溫諸子皆弱溫乃以知誥代知訓執吳政沉朱瑾尸於雷塘而滅其族瑾之殺知訓也表寧節度使米志誠從十餘騎問瑾所向聞其已死乃歸宣諭使李儼貧困寓居海陵溫疑其與瑾通謀皆殺之嚴可求恐志誠不受命詐稱袁州大破楚莫將吏皆入賀狀壯士於戟門擒志誠斬之拜其諸子

秋七月吳徐溫入朝於廣陵疑諸將皆預朱瑾之謀欲大行誅戮

徐知誥嚴可求具陳徐知訓過惡所以致禍之由溫怒稱解乃命紉瑾骨於雷塘而葬之責知訓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獨刀彥能屢有諫書溫賞之戊戌以知誥為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通判府事兼江州團練使以徐知諫權潤州團練事溫還鎮金陵愔吳朝大綱自餘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悉反知訓所為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眾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餘俟豐年乃輸之求賢才納規諫除奸猾杜請託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以宋齊丘為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說知誥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

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綃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十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彊知誥欲進用齊丘而徐溫惡之以爲殿直軍判官知誥每夜引齊丘於水亭屏語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大爐相向坐不時以鐵筋畫灰爲字隨以起滅去之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

初吳徐溫自以權重而位卑說吳王曰今大王與諸將皆爲節度使雖有都統之名不足相臨制請建吳國稱帝而治王不許嚴可求屢勸溫以次子知詢代徐知誥知吳政知誥與路知祥謀出可求爲楚州刺史可求既受命至金陵見溫說之曰臣差唐正朔常以興復爲辭今朱李方

朱氏日衰李氏日熾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爲之臣乎不若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溫大悅復留可求參總庶政使草具禮儀知誥知可求不可去乃以女妻其子續

五年吳徐溫帥將吏進鎮請吳王稱帝吳王不許

夏

四月戊戌朔卽吳國王位大赦改元武義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宮殿文物皆用天子禮以金繼土歲用丑改益武忠王曰孝武王廟號太祖威王曰景王尊母爲太妃以徐溫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爲左僕射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仍領江州團練使以楊府左司馬王令

謀為內樞使營田副使嚴可求為門下侍郎鹽鐵判官駱
 知祥為中書侍郎前中書舍人盧樞為吏部尚書兼太常
 卿掌書記殷文圭為翰林學士館驛巡官游恭為知制誥
 前駕部員外郎楊迺為給事中擇醴泉人迺敬之之孫也
 秋七月丙戌吳王立其弟濛為廬江郡公溥為丹陽郡公
 溥為新安郡公澈為鄱陽郡公子繼明為廬陵郡公 吳
 廬江公濛有材氣常嘆曰我國家而為他人所有可乎徐
 溫聞而惡之 冬十月出濛為楚州團練使

六年夏四月吳宣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王未嘗有
 不平之意形於言色 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尤非所樂
 多沈飲鮮食遂成瘵 秋五月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為嗣者

或希溫意言曰蜀先主 諡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溫正
 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 在誅張顛之初豈至今日邪使楊
 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以王命迎丹陽公
 溥監國徙溥兄濛為舒州團練使己丑宣王姐六月戊申
 溥即吳王位尊母王氏曰太妃

龍德元年冬十月吳徐溫勸吳王祀南郊或曰禮樂未備
 且唐祀南郊其費巨萬今未能辦也溫曰安有王者而不
 事天平吾聞事天貴誠多費何為唐每郊祀啓南門灌其
 樞用脂百斛此乃末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乎甲子吳王
 祀南郊配以太祖 秋七月乙丑大赦加徐知誥同平
 章事領江州觀察使尋以江州為奉化軍以知誥領節度

使徐溫聞壽州團練使崔太初苛察失民心欲徵之徐知
誥曰壽州邊隅大鎮徵之恐爲變不若使其入朝因留之
溫怒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它人何徵爲右雄武大將軍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冬十月吳王如白沙觀樓船更命白
沙曰迎鑾鎮徐溫自金陵來朝先是溫以親吏崔虔爲閣
門宮城武備等使使察王起居虔防制王甚急至是王對
溫名由爲水溫請其故王曰崔虔父名吾諱之孰矣因謂
溫曰公之忠誠我所知也然崔虔無禮宮中及宗室所須
多不獲溫頓首謝罪請斬之王曰斬則太過遠徙可也乃
徙撫州

三年夏六月吳鎮海節度判官楚州團練使陳彥謙有疾

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遣之歸樂全帛相屬於道彥
謙臨終密留書遺徐溫請以所生子爲嗣

明宗天成元年春三月吳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徐知誥爲
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二年冬十月辛丑吳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
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東海王徐溫卒初溫子行軍
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知詢以其兄知誥非徐氏子
數請代之執吳政溫曰汝曹皆不如也嚴可求及行軍副
使徐侷屢勸溫以知詢代知誥溫以知誥孝謹不忍也陳
夫人曰知誥自我家貧賤時養之奈何富貴而棄之可求
等言之不已溫欲帥諸藩鎮入朝勸吳王稱帝將行有疾

乃遣知詢奉表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知誥草表欲求洪州節度使俟旦上之是夕温凶問至乃止知詢亟歸金陵吳王贈温齊王諡曰忠武

十一月庚戌吳王卽皇帝位追尊老武王曰武皇帝景王曰景皇帝宣王曰宣皇帝

丙子吳王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以徐知詢爲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加徐知誥都督中外諸軍事

十二月吳主立兄盧江公蒙爲常山王弟鄱陽公澈爲平原王兄子南昌公珙爲建安王

三年春正月吳王立子理爲江都王璘爲江夏王璆爲宜

春王宣帝子盧陵公玠爲南陽王

夏四月戊戌吳徙常山王蒙爲臨川王

四年秋八月吳武昌節度使兼侍中李簡以疾求還江都癸丑卒於采石徐知詢簡壻也壻留簡親兵二千人於金陵表薦簡子彥忠代父鎮鄂州徐知誥以龍武統軍柴再用爲武昌節度使知詢怒曰劉崇俊兄之親三世爲濠州彥忠吾妻族獨不得邪

冬十月吳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徐知詢自以握兵據上流意輕徐知

誥數與知誥爭權內相猜忌知誥患之內樞密使王令謀

曰公輔政日久挾天子以令境內誰敢不從知詢年少恩

信未洽於人無能爲也知詢待諸弟薄諸弟皆怨之徐玠

知知詢不可輔反持其短以附知誥吳越王鏐遣知詢金

王鞍勒器並皆飾以龍鳳知詢不以爲嫌乘用之知詢典

客周廷望說知詢曰公誠能捐寶貨以結朝中勳舊使皆
 歸心於公則彼誰與處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都諭意廷
 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
 知詢知詢召知誥詣金陵除父溫喪知誥稱吳主之命不
 許周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宜亟入謝廷望
 還以告知詢十一月知詢入朝知誥留知詢為統軍鎮鎮
 海節度使遣石雄武都指揮使柯厚徵金陵兵還江都知
 誥自是始專吳政知詢責知誥曰先王遠世兄為人子初
 不臨喪可乎知誥曰爾提劍待我我何敢往爾為人臣畜
 乘輿物亦可乎知詢又以廷望所言誥知誥知誥曰以爾
 所為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壬辰吳主加尊號曰睿

聖文明光孝皇帝大赦改元太和 十二月吳加徐知

誥兼中書令領寧國節度使知誥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
 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它器均之退獻知誥
 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顧不肯受知詢捧
 酒不退左右莫知所為伶人申漸高徑前為詼諧語掠二
 酒合飲之懷金鍾趨出知誥密遣人以良藥解之已腦潰
 而卒

長興元年春三月吳主立江都王璉為太子 冬十月

丙辰吳左僕射同平章事嚴可求卒徐知誥以其長子大
 將軍景通為兵部尚書參政事知誥將出鎮金陵依也
 二年春二月吳徐知誥欲以中書侍郎內樞使宋齊丘為

相齊丘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爲高謁歸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止於應天寺啓求隱居吳主下詔徵之知誥亦以書招之皆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自入山敦諭齊丘始還朝除右僕射致仕更命應天寺曰徵賢寺 秋九月

吳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諫卒以諸道副都統鎮海節度使守中書令徐知詢代之賜爵東海郡王徐知誥之召知詢入朝也知諫豫其謀知詢遇其喪於塗撫棺泣曰弟用心如此我亦無憾然何面見先王於地下乎 十

一月吳中書令徐知誥表稱輔政歲久請歸老金陵乃以知誥爲鎮海寧國節度使鎮金陵餘官如故總錄朝政如徐溫故事以其子兵部尚書參政事景通爲司徒同平章

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以內樞使同平章事王令諫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宋齊丘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兼內樞使以佐景通 十一月癸亥徐知誥至金陵

三年春二月吳徐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聚圖書延士大夫與孫晟及海陵陳覺談議時事 秋八月吳徐知誥

廣金陵城周圍二十里 冬十一月吳以諸道都統徐

知誥爲大丞相太師加領得勝節度使知誥辭丞相太師

四年夏五月吳宋齊丘勸徐知誥徙吳主都金陵知誥乃

營宮城於金陵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吳徐知誥別治私第於金陵乙未

遷居私第處府舍以待吳主 吳人多不欲遷都者都押
牙周宗言於徐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須東行不惟勞費
甚大且違眾心二月丙子吳主遣宋齊丘如金陵諭知誥
罷遷都先是知誥又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恐眾心
不悅欲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為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髮
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徵以
傳禪諷吳主且告齊丘齊丘以宗先已心疾之遣使馳詣
金陵手書切諫以為天時人事未可知知誥愕然後數日齊
丘至請斬宗以謝吳主乃出宗為池州副使久之節度副
使李建勳行軍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
乞少復為都押牙知誥由是疎齊丘 吳主詔徐知誥還

府舍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火知誥疑有變勸兵自衛已
丑復入府舍 東海康王徐知詢卒 夏六月吳徐知
誥將受禪忌昭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臨川王濛遣人告濛
藏匿亡命擅造兵器丙子降封歷陽公幽於和州命控鶴
軍使王宏將兵二百衛之 秋七月吳徐知誥召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宋齊丘還金陵以為諸道都統
判官加司空於事皆無所關預齊丘屢請退居知誥以南
園給之 冬十月吳主加徐知誥大丞相尚父嗣齊王
九錫辭不受 十一月徐知誥召其子司徒同平章事
景通還金陵為鎮海寧國節度副大使諸道副都統判中
外諸軍事以次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景邁

為左右軍都軍使左僕射參政事留江都輔政
 二年春三月吳加徐景遷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事徐知誥
 令尚書郎陳覺輔之謂覺曰吾少時與宋子嵩論議好相
 詰難或吾捨子嵩還家或子嵩拂衣而起子嵩携衣筒望
 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嘗戒門者止之吾今老矣猶未徧
 達時事况景遷年小當國故屈吾子以誨之耳 秋七
 月吳潤州團練使徐知諤狎昵小人游燕廢務作列肆於
 牙城西躬自貿易徐知誥聞之怒召知諤左右詰責知諤
 懼或謂知誥曰忠武王最愛知諤而以後事傳於公往年
 知詢失守論議至今未息借使知諤治有能名訓兵養民
 於公何利知誥感悟待之加厚 冬十月吳加中書令

徐知誥尚父太師大丞相大元帥進封齊王備殊禮以昇
 潤宣池欽常江饒信海十州為齊國知誥辭尚父丞相殊
 禮不受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春正月吳徐知誥始建大元帥府以
 幕職分判吏戶禮兵刑工部及鹽鐵 三月吳徐知誥

以其子副都景通為太尉副元帥都統判官宋齊丘行軍
 司馬徐玠為元帥府左右司馬 夏四月高從誨遣使

奉牋於徐知誥勸即帝位 冬十一月癸巳吳主詔齊
 王徐知誥置百官以金陵府為西都 十二月徐知誥

以鎮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李德誠德勝節度使兼中
 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眾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

恩自徐温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為此可
乎其子弘祚彊之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
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
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今日掃地矣於是吳宮多妖吳
主曰吳祚其終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

二年春正月吳太子璉納齊王知誥女為妃知誥始建太
廟社稷改金陵為江寧府牙城曰宮城廳堂曰殿以左右
司馬宋齊丘徐玠為左右丞相馬步判官周宗內樞判官
駭人周廷玉為內樞使自餘百官皆如吳朝之制置騎兵
八軍步兵九軍 二月戊子吳主使宣陽王瑛如西都
冊命齊王王受冊於境內冊王妃曰王后 三月吳徐

知誥立子景通為王太子固辭不受追尊考忠武王温曰

太祖武王妣明德太妃李氏曰王后壬申更名誥

夏六月吳道通副都統徐景遷卒 秋七月吳同平章

事王令謀如金陵勸徐誥受禪誥讓不受 八月吳歷

陽公濛知吳將亡甲午殺守衛軍使王宏宏子勒兵攻濛

濛射殺之以德勝節度使周本吳之勳舊引二騎詣廬州

欲依之本聞濛至將見之其子弘祚固諫本怒曰我家郎

君來何為不使我見弘祚合扉不聽本出使人執濛於外

送江都徐誥遣使稱詔殺濛於采石追廢為悖逆庶人絕

屬籍侍衛軍使郭崇殺濛妻子於和州誥歸罪於崇貶池

州 吳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內樞使忠武節度使王

令謀老病無齒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力勸徐誥受禪是月吳主下詔禪位於齊李德誠等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丘不署表九月癸丑令謀卒 丙寅吳主命江夏王璘奉璽綬於齊冬十月甲申齊王誥即皇帝位於金陵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追尊祖武王曰武皇帝乙酉遣右丞相玠奉冊詣吳主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皇帝尊號曰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宮室乘輿服御皆如故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從吳制丁亥立徐知證為江王徐知諤為饒王以吳太子璉領平盧節度使兼中書令封弘農公吳主宴羣臣於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大順人惟宋齊丘不樂因出齊丘止德誠勸

自幼託身義祖回非義祖有功於吾族安能啓此中興之業羣臣乃不敢言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祀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宰相遂祖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唐主又以歷年九帝三百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為世陛下生於文德已五十年矣遂從之 三月庚戌唐主追尊吳王恪為定宗孝靜皇帝自曾祖以下皆追廟號及諡 夏四月辛巳唐主祀南郊癸未大赦

